

文藝季風



Seek

1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蔡寰青畫品

海峽飛帆



蔡寰青



曉月玲瓏

蔡寰青

發
刊
小
語

經過了幾個月的籌備，我們這本刊物終於和大家見面了。由於我們是在假期中，許多同學不在星洲，工作吃力了一些，因此延遲了出版時間。

這本刊物的出版，可以說是我們同學的慇懃、鼓勵所促成的。大家有一股熱情，有一種願望，想要辦一個純文藝性的刊物，作為各地青年和學生與文藝接觸的一個小園地，越能普及越好。我們希望藉這個園地容納各地文友的作品，無理是理論、雜感或創作，再把這些作品介紹到各地的讀者面前；我們更歡迎文友們翻譯現代世界各國民族的優秀文學作品，尤其是翻譯本地巫文、英文甚至印文的傑作，將他們的文學藝術引導至馬華文藝界來，讓我們能和現代的世界文學潮流作一點交流，即使是細細的交流。

我們覺得我們對於馬華文學貢獻太少，對於文學方面的知識也還不夠，這回搞出這麼一個刊物，實在是出於主觀的願望，並沒有秉持着什麼堂皇的大義，因此在主觀上認為好的作品，我們就發表它，把它介紹給讀者，却不會標榜什麼。我們也希望讀者和作者們能夠體諒此點，盡量給我們幫助，合作與鼓勵，共同來耕耘這塊園地，除草時莫拔錯花卉的幼苗，施肥時莫醃死小樹的嫩根，那我們就感到欣慰了。

我們定這刊物為半年一期，連自己都觉得有點難為情，可是由於時間、經驗和能力的限制，實在不能讓我們冒然從事；我們僅希望讀者和作者們的協助，慢慢把它扶植上來，我們當義不容辭地謀求這刊物的發展和進步。定名為「文藝季風」，只是偶合每年來兩次的意思，字面上也還悅目順耳，也就定了下來，說不上有什麼偉大的含意。但願將來能變成每年四季的「季風」。

要說的話其實也不多，我們僅此懇切地聲言：只要能力做得到，我們一定會在大家的愛護與支持下繼續努力，務使這一份小小的文藝刊物，化一道春風，在馬華文藝的湖面，吹起一絲一絲的漣漪！

一九六四年四月

目 錄

蔡寶青畫品..... (封內)

發刊小語·目錄..... (1)

小說

雨季..... 羅思 (2)

日暮途窮..... 章西 (8)

情面..... 呂銘 (12)

回家..... (美) 威廉·沙洛雁作 (16)

世上最快樂的人..... (美) 艾伯特·梅茲作 (21)

散文

花朵集..... 金苗 (4)

父親..... 尉遲南 (5)

無題..... 峙文 (6)

吃午餐的時候..... 無涯 (7)

青蛙與蝦蟆..... 丁一 (19)

我..... 章韻 (20)

詩歌

是一個漫長的黑夜..... 許玲 (6)

引人迷途的响導..... 無隅 (7)

青春的音訊..... 思禪 (10)

春曲..... 年紅 (11)

只要一天我活着..... 孟沙 (14)

愛情在向我招手..... 小璧 (14)

懷念..... 王風 (15)

我的歌..... 白漢 (15)

路邊馬..... 王玉京 (15)

我愛我的珍妮..... 英 Robert Burns 作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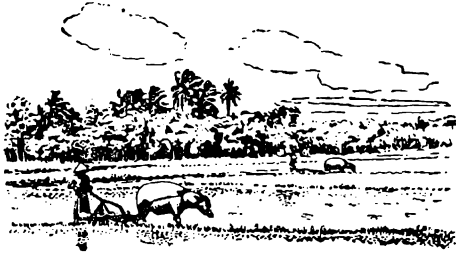
無常..... 英 Percy Bysshe Shelley 作 (18)

編後話..... 沙 外 譯 (25)

雨

季

· 思 羅 ·



「細仔剪頭。」喊聲把我從午睡中驚醒過來，其實從午飯後到現在，我已一連睡了三個鐘頭。雨天，見不到陽光，也不知道時間的早晚，只覺得懶洋洋的，如果不是這叫聲，我還不知道會拖到什麼時候。

聲音我是熟悉的，但這種叫法，對於一年方回家三次的我却是有點陌生。我不曉得為什麼老叔會每下愈況沿路叫賣起來。

這當兒還見到他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件訝異的事。因為照以往的習慣，下半年，尤其是當雨季來臨的時候，他總是怠工休息（雖然他自己是老板），而把光陰消磨在賭桌上的。上半年拚命地掙錢以供下半年的耗用，有時甚至去借債也在所不惜，這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學。

而我，往往是借錢的對象。三五塊，他倒有借錢的道德，有借有還，並不賴賬。

也許是因為自己讀了幾年書，心中有着「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想法，往往他在別人那兒碰了釘子之後便來找我。有一個時期我還曾經是他的賬房，幫他寫寫家信，匯款等事。

「細仔剪頭，」聲音越來越近了，細雨迷濛中，我見到他那瘦小佝僂的身影。

這雨，不知從昨夜的什麼時候一直落到現在，時大時小，就一直沒有停過。那淅瀝瀝瀝的聲音實在使人聽了討厭；在甘榜裡，用的是私人電廠供給電火，只在晚上才有，白天，連想聽一下收音機都不能夠。落了雨，道路泥濘，外出不能，屋子又狹小，實在悶。回到家不到一個禮拜，剛從書本的囚籠中釋放出來，見到書就生厭，除了睡覺。我找不到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法。

「細仔剪頭，」單調悠長而又毫無反應的聲音，伴着他瘦小佝僂的身子，在這無休無止的細雨中更增加了一種莫名的煩悶。

「老叔，剪髮，」屋後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招呼他，好像害怕他聽不到，接着又响起了幾個嘈雜的孩子聲，振動了那久雨後的沈悶空氣。

一聽到那尖銳的叫聲，在甘榜中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丈夫缺少半條腿而有九個孩子的臭腳嫂。九個孩子中七個是男的，就算三個月剪兩次，但

那筆開銷也自不少。因為是同鄉的關係，這件苦差使就落在老叔的肩上，他們之間的賬目實在無法可算的。他覺得這只不過是不花本錢的玩意，收收幾粒雞蛋也就算了。

其實老叔並不是「小兒科」，任何人他都剪，只是甘榜中的男人比較少光顧他。小孩子，三五毛錢，他不計較，逐漸地，他就以小兒為對象了，自然原因之一是孩子不會挑剔，而他也很隨和。「嗨，堯哥在家呀！」他轉身時和我打了個照面。

「放假了，剛回來，回頭過來坐坐。」其實不用我邀請他也是會過來的，說不定還會和我嘮叨一番——能夠聽他訴苦的人在甘榜中實在太少了，也許是心照不宣——告幫。

他來這兒的目的有幾個，自然主要的是兜生意，不然便是收賬，假如他的手頭緊；有時是來聊天，寫家信，告幫。在我沒有離家之前，後面的幾項主要是衝着我而來，這個甘榜中的高級智識份子。

也許在周圍半平方的地方，我是和他較熟而且能够耐心地聽他嘮叨的唯一人物，我比較了解他的緣故是我做過他的義務「私人秘書」。從來往的信件中，我知道他有一位弟婦，一位姪子和一位沒有見過面的妻子需要他的接濟。

嚴格地說我並不是他的顧客，至少不是常客。以前，我還在唸中學的時候，學校是在坡底，我多半在周末，逛了書店後便去理髮，老實說，那鄉下理髮匠的技巧也是使我不敢領教的。記得剛進中學不久，有一次他替我料理的新頭在班上給女同學訕笑——她們說是如一個椰子壳罩在頭上——後來對他就敬而遠之了。那時候，我開始為他寫信，他給我免費服務。以致使我繞遠道，不敢從他店門口經過，因為我不慣拒絕別人的好意。

他的名字——老叔，在甘榜裏孩子的心目中是有着和「老鬼」或是別的什麼，當孩子們不聽話時母親用來恐嚇他們的東西一樣地有效。

鄉下的孩子營養不良，加之衛生條件不够，頭上多是生滿疥瘡之類的皮膚病，來到他的店中，給他的推剪一碰就好像殺豬般地叫起來。他的

口頭禪是：「錢不要無所謂，但手續必要做完。」他不願意辜負顧客父母的期望，也不願未完工的新頭損壞他的招牌，於是只有用武力來迫使他們就範；扭住額子，按部就班地地剪刀、推剪、剃刀——一派完用場再肯罷休。

當然最危險的是剃刀，孩子們稍為不守規矩，血流出來了。止血藥他是沒有的，但他有秘方，而且像任何的秘方一樣可以就地取材：髮根、爽身粉、污穢，隨手拈取一些搽搽，多嚴重的出血都可奏效。

甘榜中還沒有進中學的孩子，髮腳邊一兩道長短不一的傷痕幾乎成了共同的標誌。有時姪子來向我申訴，我只有苦笑，鼓勵他們用功讀書，只有進坡底的中學才能脫離這個厄運。

好像是我唸高中的時候他的半間店關閉了。論理說理髮是生活中必需的活動。行情好兩個月剪三次；市景壞，人們總會三個月剪二次的。無論如何，操他這一行總不致於挨餓的。何況他又全甘榜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呢！

這該歸咎到他的好賭，雨季一來，半個星期不見他開店是常事。賭了三天兩夜後，兩眼紅絲，別人也不放心讓他在重要的感覺器官上動工夫。一有差失，落得終身殘廢，吃虧還是自己。於是，男人多半就在工作的地方理了髮才回，雖然大家都是老鄰居，初時見了他也多少有點尷尬，久了也成習慣。

在賭桌上一來二去，他漸入窘境；店主於是轉機收回那半月的店面來擴張他原有的腳車舖。於是，他只有遷地為良了。

我最後一次光顧他是在一棵大樹下的新店，那是在年假中；我從坡底回來給他拉住，央求我用紅漆在一面鏡子上寫了兩行格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無以為報，我也盛情難却，一想反正在假期中，就接受了他的邀請，給他來一個開光大典。

以後我真的見到他「利其器」了——他倒是磨剃刀的時間多過於剪髮。因為後來甘榜的路口新搭了一間小屋，駐紮着一位年青的，風趣的標榜着「海派」的理髮匠，有洗頭的設備。

服膺於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原則，他一切都比不上後來者，只有消極地以減價來對抗，這頗吸引了一些母親給他五角錢去理髮，買零食用去了兩角而賺下三毛錢的孩子。他抱着多多益善及來者不變的宗旨，逐漸地從「男女老幼疑難雜症」轉而變成「小兒科」了。

我中學畢業那年，因地主要築屋而迫遷，他站不住脚便由正規軍淪落到打遊擊去了。

我又替他把那罐贖下來的紅漆在一個手提箱上寫了「BARBER」六個大紅毛字。因為附近有個兵營，他有一輛半舊的腳踏車可以早出晚歸。這個時期我跟他來往頗密，有空時他經常來我那兒學幾句連成班的英語以備不時之需。

據他告訴我，外國兵倒是十分欣賞他的手藝的。他的手頭重，刀下不留情，那些大兵天生一副厚皮膚，正好搔着癢處，遇到出餉的當兒，大兵們荷包鬆，他剃刀刮得重些，高興時還有意外的打賞。

在這個時期，我想我應該用「柳暗花明又一村」來形容他而不該是「極處逢生」。

那是去年的事了。我考進了大學，住在學校，只有長假才返家，我不知道在這期間誰代理了我的秘書位置，但他却捨腳踏車而步行了。

有腳車的時候：他有一個小喇叭安在車前，「嘟嘟」兩下，人們都知道他大駕光臨，沒有了腳車，喇叭也失去了用場。哨子，銅鈴之類已為別種行業的專用品。於是他只有用口喊，也不知怎麼一來採取了他「小兒科」的招牌：「細仔剪髮」。

「老叔，坐坐。」二十分鐘三個頭，也真虧他手法乾淨利落，並沒有聽到一下哭聲。

「堯哥，好久都沒有見到，學校住得好嗎？」他一切都還沒有走樣，可能是因為雨季，生意欠佳，臉上彷彿籠罩着一層陰霾。背好像更佝僂了，也許是因為年紀大了的緣故。

「老叔，你的腳踏車呢，跑路不辛苦麼？」我開門見山地問。

「別說了，人老了，沒有精力，摔了一交，險些連命都拋了。還是走路方便。」他一提起，

我才發覺他走路的姿態有些奇怪，一拐一拐的，大概這還是最近的事，也許他又賭得忘了形。

「怎麼樣，最近有家信來嗎？」一向談話，我是聽的多而講的少，但今天他倒是出奇地沉默，我不得不提起話頭。

「呃，別提這件事了。」這回答倒是出於我意外之料的。

對於他，我是可憐的成份多於同情，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他每賭必輸而還是那麼好賭，甘願變手把錢奉送給別人？在他生活中，除了沈迷在賭桌上外，我不知道還有別的什麼事比家信更足以引起他的興趣的。以前，一提起家信，他都是娓娓而談的。

「亞皎他們都好吧，我想他應該是進中學了。」亞皎是他哥哥的遺腹子，也是他劉家兩代單傳。他迄今還是寡佬，雖然在丹州他有個名義上的妻子。

「是啦，亞皎書讀得不壞，信也寫得通順。」談起了他視如已出的姪子，他的臉上有了喜氣，眼中也發出了光彩，這是他老景唯一可慰的事，以前，在雨季來臨之前，他必定先把三個月的匯款先存放在我那兒，囑我按月寄回去。時不時的他還買些鋼筆、手錶、鞋子以及足以使一個十三四歲男孩子發生興趣的東西寄去。

「只是，春蘭走了。」突然之間他臉上的喜氣消失了，眼中的光彩也熄滅了。

「走了，為什麼？你不是每月都接濟她的嗎？」我幾乎叫了出來。

春蘭就是他那相片中的妻子，四年前我曾為他寫過應允親事的信，她是一個沒有子女的三十左右的寡婦，他的弟婦可憐這位大伯孤苦零丁在外，半百已過而膝下猶虛，湊巧這個女的死了丈夫，於是她便討張相片來撮合。這邊的一個，聽說十多年前曾經給女人騙過一回，帶走了他半生的積蓄，破財消災，自此以後，雖然他還不致於「談女人而色變」，但對於女人也就淡下來。但現在一來這是弟婦的好意；二來落葉歸根，老景無靠，也便應允下來。定了親，負擔加重，他的賭興也收斂了不少。這未始不是件好事。我也時

花 朵 集

苗金

(一)

媽媽，請你停一停，等會兒再彈琴吧！你的小乖乖有幾句話要對你說。

媽媽，爸爸真不好，他離開我們這麼遠，而且已經

兩個星期沒回家了。媽媽，快拿出信紙和筆來，寫信告訴爸爸，說我們很想念他，要他馬上回家。

每一小時給爸爸寫一封信，催他趕快回來吧，我的好媽媽！爸爸在家時，我們多快樂啊！

爸爸爲什麼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工作呢？不工作不可以嗎？你看，我整天在家里聽音樂、彈琴、看圖書、遊玩，並沒有工作，也可以啊！

叫爸爸也回來在家里，和我一樣地生活，不好嗎？

(二)

我的小乖乖，讓媽媽輕輕地吻你的純潔、可愛的額前，好讓你甜蜜、安祥地睡到天亮。

睡覺時，不要太思念爸爸吧，我的

小乖乖，爸爸就要回來了。等你睡後，媽媽便馬上給爸爸寫信，告訴你他是多麼想念他。當爸爸接到這樣的信，他一定會在下個星期六下午從遙遠的地方趕回來看你的，知道嗎？我的小乖乖！

我的小乖乖，你千萬不要怪爸爸，他有他的工作，他是不得已才離開我們的。其實，他又怎捨得離開媽媽和你們？世界上每一個大人都得工作，有些人人在自己的地方工作，有些人卻要到遠方去。

(三)

不要吵，不要跳，暫時靜一靜，我的孩子！

給爸爸拉着你的小手，讓我們靜悄悄地走進客廳。脚步聲越輕越好，一點也不要驚動媽媽，媽媽正在客廳里彈着鋼琴啊！

你聽，從媽媽手中彈出來的音樂多麼優美，多麼動聽啊！

你看，媽媽的姿態多麼安祥，多麼神往，她已經進入快樂的仙境。

不要响，我的孩子，我們就站在媽媽的背後不遠的地方，靜靜地聆聽。

當媽媽奏完了一曲，偶然回轉頭來，看見我們出神地站在那兒，起初她也許會愕了一下，但接着她會假裝生氣似地說：「你們真淘氣！」

那麼這時，我的孩子，你就連忙撞入媽媽的懷中，對她說：「可愛的媽媽，你彈得真美好，請再彈一首吧！」

常勸他少賭一點，積些錢去完婚。可是他怕坐車，要回去至少要坐一天一夜的汽車，他吃不消。而在經濟沒有穩定之前，他又不肯冒然地她們接出來；就這樣地拖了幾年；想不到晴天一聲霹靂，她竟會走掉。

「她說……她說，她等不了。」吞吞吐吐地，我發覺他的神態是前所沒有的遲鈍。

我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才好，一個歸期無訊，一個年華老去，結合對於他們都是個縹緲的希望。對方只要稍爲現實一點也早就「下堂求去」的，這也實在怪不了她。

一時之間我竟呆住了，我找不出話來說。

「老叔，剃頭。」一個哄亮的叫聲劃破了這快要凝結的空氣。

他拿了雨傘和提箱過去了。我禮貌上再叫他回頭過來喝杯茶。但因爲一向拙於安慰別人，我倒是害怕再度見到他的。

望着窗外的細雨，我不覺又多添了幾分煩悶。雖然我與他非親非故。由於這交往，我也多少分担了一些他的痛苦與快樂的。這個失望對他的打擊也是不小。起初他接受這頭親事還有點勉強，後來，按月匯款回去，他已盡了這個女人名義上丈夫的應有責任了。寫家信時，我也老套地爲他用起「賢妻」與「夫君」等舊稱呼來。

怪誰呢？在另一方面，誰肯定他幾時會回去，近四十了，還有多少年可等？

一陣「沙沙」的聲音，風把雨水從屋簷邊的長青籬葉子上刮下來，濺濕了好一身。雨聲中，我已坐了近半個鐘頭，……

「堯哥，我不坐了，改天再來。」

「我都在家，有空就來吧！」他的聲音是那

麼地疲軟，我只有這麼地應了一句，

雨好像比剛才下得更大了，我望着他撐着傘，提着箱子，步伐蹣跚地衝着雨絲而去。

「細仔……剪……頭……」許是雨下得大了，他的聲音彷彿穿不過那重重的萬縷千絲而流落在荒野中，遠遠地聽來是異常地悲愴。

「細……仔……剪……頭……」

甲辰年元旦

父親

· 尉遲南 ·

您竟於五月六日的清晨離開了我們，靜悄悄地離開這個您曾經生活和奮鬥了半個世紀的世界，從此人天遙隔，我們想再聆聽一聲您的說話和咳嗽都不可能了。唉，人生是多麼的渺茫悲哀啊！所謂「來生」，那是更加不可知了。生離當快，何況橫在咱們之間的是死別，這是多麼慘酷而令人不敢想像的事。

我悔恨在您生前的離家遠行，疏忽了您的病勢越來越沉重，不會趁着那生命之燭火尚燃燒的當兒，團聚在一起。這稍旋即逝的機會已經萬金莫贖地過去了。我是多麼的悔恨啊！要是死後還有靈魂的話，您的悲痛也一定像我們這般的沉重。您真的走了，遺給我們許多可愛的如今成了悲傷的記憶。最美麗是回憶，在那以往的歲月是有我們共同的歡笑和關注，您豪邁的談吐，勇敢的精神都鑲刻在我們的心版上，我們的血液裡有這一份的記憶！天長地久。當我從回憶的溫馨中醒來，現實又給我更深的刺痛。父親，我是更加悲不自禁了！您會可憐我的懦弱吧？

記得當您病篤時曾經安慰我們說：「一切都是命定的，不能挽救的事，悲傷也沒用」。那年我正在中學教書，您怕我憂愁分心，就誤了課業，一再叮囑我勤力做事。您說這一生已經很滿足了，五十八歲不算是早卒，我們的祖父只活了三十多歲而已。我不知道命運是否真的可信，悲哀的人世是否真的有位慈祥的神明在主宰，我曾經在無數個深夜虔誠地禱告，祈求回復您的健康，

然而這一切都落空了。也許是我的誠心不足感動那頑固鐵心腸的神。如果有命運，我詛咒這樣的命運，如果有神明，我憎恨他奪去我的父親。為什麼在我大學剛畢業，滿想好好侍奉您的時候，您竟離開了，使我空有許多話要告訴您的，都只好深埋心底了，徒令我欲哭無淚，欲訴無路，從此成了一個含疚的罪人。最可恨事去人難贖，重回首一切都遲了。如果人間有所謂命運，像這樣的命運怎能說是公平？

在您生前，我負笈外地，就在家里的時候少，臨放假了，您總來信催問我幾時可以還家，每逢假期，您早已算好我的歸期。吩咐母親和大嫂煮了幾樣可口的菜，當我回到了家，您是多麼的高興啊！問長問短，喧寒問暖，像一個忠誠的僕人對待他的小主人。我常常心裏覺得慚愧和不自在，甚至有點嫌厭您的這般愛護，認為您的愛太細膩了。過份的叮嚀和關注對當時年幼無知的我來說，是一種莫明的累贅似的。這樣可貴的相象已經成了過去，生命史上珍貴的一頁已為我輕易浪擲了。如今千金可得一晤却難。我知道您一生最疼愛我，對我的指望也大；可是在我還沒有成就的今天，您竟離開了人間，我想您是一定不會甘心的。我自是感到羞赧不安。唉，父親，我還有什麼可說呢！那天在上中二的華文課，讀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悲從中來，不能自己。父親，我違背了您的吩咐，這課書我沒向他們分析和解說就帶過去了。因

為我怕從書裏找出一個舊我，一個自以為聰明但却無知的少年。人家却說父愛如夏日；但我却體會到您溫柔的一面，憐子如何不丈夫？只是我兒不把情感過分流露吧了！父親，您不僅使我有一個愉快的童年，我所以能够讀完大學，拜受您的恩惠尤大。許多人亟亟營求，您却以我們的教育為勞，節省衣食來供給我們。您說能够看到我大學畢業是您一生中最欣慰的事。您的讚賞使我從慚愧中感到無以形容的欣慰。

父親，您還記得我們在院子裡看星星的事嗎？我稚幼的言語曾經使您舒眉微笑。星星們依舊閃着美弱的光芒，可是這些事情都無從印證了。我渴望再見一下您的病容，握一下您羸瘦的手，告訴您我心中的難過。可是您的靈魂迄今未曾來入夢，也許您怪我的不孝吧！

自從您去世後，家裏格外的冷清，大家都緘默不想說話，平日您那咳嗽的聲音，以及孩子們喚「阿爺」的聲音現在都聽不到了。好幾次我們談起您的生平事蹟，大家不禁都哭了。而我到現在才真正了解您。唉，我了解您太遲了。生是多麼的短暫，而您走得更是匆匆忙忙。

這些日來常下雨，氣候已轉涼，不知您病羸的身體能否抵得住這乍晴又雨的壞天氣？

記得在病中為您延醫求治時，我們因為聽醫者的吩咐，不敢讓您隨便吃東西。可是您那時的胃口却挺好，甚麼咖哩，汽水，紅毛丹，酸梅都想吃。我們實在不放心去買這些東西給您吃，因此使您老大的不高興。早知如此，我們真不應該不讓您追求口味的滿足。等到您死後才祭祀您，叫和尚唸經，想來我們也是在不孝啊！宋歐陽修說：「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我們的無知和懊悔都無從加以更正了，除了在您的靈前痛哭外，只好一回記憶一凄然了。

佛說三生，我原不大肯相信這樣的說法，認為太渺茫了。如今我倒誠心盼望有這樣的輪迴，那麼讓我們重訂來生未了因，讓我真實實地報答您。父親，請安息吧！我們會好好奉養年老的母親，培養孩子們受良好的教育，并遵照您的囑咐做人。

無

題

詩文

是一個漫長的黑夜

——看「舞台春秋」後感

是一個漫長的黑夜，

當你在藝術的石級上爬着時；

火燄在胸膛裡迸發着火花，

藝術和你的生命一樣重要……

多瑙河在不平地默默奔流，

貝多芬、李斯特、蕭邦的絃樂，

是不是也在多瑙河中响動？

天才啊，活着是一個黑夜嗎？

舞台是藝術天才的聖壇，

抑或是藝術天才的墳墓。

一首樂曲、一頁詩章、一次表演……

滲有多少心靈中的辛酸。

生命中燃着藝術的火燄，

火燄永遠也會在生命完結後

在這多難的世界煥放紅光，

你的名字啊，才放射出萬丈光芒。

· 許玲 · 六四年一月

呢？
拿起了筆，鋪開了紙，朋友，你想寫些什麼

我瞧你皺起眉頭，對着稿紙發呆。窗外的夜風夾着一陣陣寒意，幾乎要把這屋子凍結起來，你竟不覺得麼？

桌上那座小台燈發出炙熱的光，照着你通紅的臉，你的神情怪異而可笑，我猜你是在寫詩吧？

你的面前還是一張白紙，朋友，要想出詩來怕不是那麼容易哪？

那麼，朋友，你何妨聽聽我來對你說一說呢？

你想作個詩人麼？你想作個文學家麼？那麼，我是一個讀者，你該聽聽你的讀者的一點點意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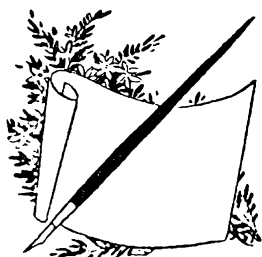
我是千萬讀者中的一個，你將為我們揭示人生的祕奧，可是請問，你自己懂得生命是什麼了嗎？

你能告訴我麼，是什麼使你拿起筆來？是什麼鼓起你創作的欲念？

你能告訴我麼，現在你的心靈中有些什麼東西？你對生活有什麼強烈的感觸？

為什麼不寫篇小說呢？你不瞧見，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裏，有多少動人的故事在不斷產生？生活的真理，在等着你去揭發？

為什麼不寫一幕戲劇？人生不就是一個大舞



六四·二·十八·修定·

吃午餐的時侯

無涯

透過眼鏡瞪着我，問道：

「你高中畢業麼？」

「沒有，只唸過初中。」我說，仍翻着書。

「唸那一間中學？」

「在中國唸的！」我知道他問的是星洲那一間中學，所以我簡短地把它區別了。

「現在做什麼？」

「做工！」

「你是福建人？廣東？」

「廣東陸豐客人。」我答了，並問他什麼人。

「中國廿多個省份我走遍了！」老先生答非所問地誇耀他的脚程了！

「這經歷很了不起啊！單見識已勝讀十年書了。」我用羨慕的口吻，捧他一下。

「對個人來說，可以這麼講，」老先生稍為一頓：「在新加坡可沒用，嚶！在新加坡最好不要讀書。」

我想：「又是書獃子的滿腹牢騷了！」

老先生見我沉默，以為我不了解他的意思，眼光失望地瞪着我直問：「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看了老先生一眼，說：「在新加坡，不讀書的人兩隻眼像牛車輪那麼大，只看着錢，旁的一概不理，想盡辦法，拚着老命去追逐，錢！錢！這樣他們都發達了……。」

「對了！新加坡的讀書人，賺不到錢。」老先生很興奮我能了解他的意思，閃着讚許的眼光。

我想大部份來說，書獃子，窮光蛋！是不錯的；但也不是絕對真理，讀了書又肯出賣良知，不見得就沒有發達的機會呀！

「謝謝你！」我點頭切斷老先生長長的話柄，回自己桌子上吃飯了。却不時要抬頭去打量他。

他吃完飯，靠着椅子背坐着，在紙包着的一疊子書中，抽出一本薄薄的，旁若無人地看，口裏叨了一根雪茄煙！魁偉的身軀，微黑的臉膛，潤而薄的嘴唇，高鼻樑，濃眉大眼，下巴兜起了一點點，鬍子括光了！神態沉凝，很有點氣派！白色短袖夏威夷衫

，灰色西裝長褲，褲管似乎高了一點，很清楚地看到他黃色皮鞋的腳上沒穿襪子！

我很感慨地想：他是大學教授吧？

從氣宇上看，至少應是高中的華文教師了！

使我懷疑的是他樸素的裝束，牢騷的語言，說不定連小學教師的地位，都在秋千架上設着呢？

「在新加坡最好不要讀書！」這句話又像大鐵錘般擊在我的心頭，歷史啊！似一條污濁的黑河，漂失了多少寶石的光芒呀！

我吃完飯，看老先生還沒走，靠着椅背看書，似乎有所等待；許是等我多談兩句不合時宜的話。

人生何處覓知音呢？雖然，我比他年輕了許多，但是內心的世故已經很接近了！和他一樣，我的心裏正奔流着洶湧的怒浪，長久堵住的堤防，一旦加上外力的沖擊，恐怕決口一開，沛然氾濫，那就難於收拾了！

吃飯的人越來越擠了。

我悄悄地走了，歉然地。

一直回到工地，都心情激盪的想：「書生便只合潦倒麼？」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詩仙，詩聖們一代天驕，這一生又如何呢？

唉！我輩庸人，憤慨甚麼呢！想到這裏，心頭似乎輕鬆了一些。

放工的鐘聲就要敲响了！

差兩分鐘時鐘的長短針，便要重疊在十二這個數字上，我趕到茶室飯檔裏吃午餐，因為早了那麼兩分鐘，還不必搶座位，却也到了一些食客；其中有一位五十年紀，架着眼鏡的老夫子，獨踞一桌在低頭吃飯；大理石圓桌面上還放着一些書籍，都用紙包着，看不出裏面的深淺來，但是這包東西的上面，却壓着一本精裝寸把厚的「說文解字」，我看了一眼，心裏一動：「這本書名很熟悉，內容沒看過呀！」我到另一桌邊坐下，叫來了飯菜，心裏直轉：「過去翻一翻那本書吧！看葫蘆裏賣什麼葯，以後要買也心中有數了。」

於是我先不吃飯，跑過去：

「借翻一翻好嗎？老先生。」

「好的！」老先生仍在低頭吃飯。

我翻了好幾頁，和字典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字典只有一個大字帶頭，領着一群小字；而它呢？它有三四個大字帶頭，領着一群小字，而且帶頭的大字的最頭一個是古字，第二、三或四個大字才是現在常用的字。

我這麼翻時，老先生抬起頭來，炯炯的眼光

引人迷途的响導

·無隅·

白雲湧至黑色大地頭頂，
發佈傲慢的宣傳：
「有福了！沐恩的人們，
我為你們帶來繁榮的陽光！」

人們感激地仰頭盼望，
厚厚的雲層見不到太陽；
枯樹長不出芽苞，
原有綠葉的草木日漸萎黃！

太陽在高天自語：
「誰啊！需要我的幫忙？
你們請來的帶路人，
包住我的眼睛捉迷藏！」

六四年二月六日

日暮途窮

韋西

(一)

儘管屏風的阻擋，早晨的陽光仍然由屏風兩側照進古舊的同鄉會的廳中，在屏風後面的那張長桌的兩旁，形成了兩條長長的白光，在這樣昏暗的廳中顯得格外明亮。

長桌兩邊的木椅上，零零落落坐着幾個人，在看報紙，偶然發出一兩聲低沉的咳嗽聲。唐富此刻正坐在靠牆的一張舊椅上，他的兩顆嵌在深邃的眼眶中的無神的眼眸，一動也不動地凝視着空間，好像想着什麼。兀的他的眉頭一皺，鼻子一縮，閉着眼睛，咀巴一開就打了一個噴嚏，接着他機警地向四下一望，看看自己的動作到底有沒有驚動別人；然後擤一擤鼻子，兩眼又一動也不動地凝視着空間。

他，年老無依的唐富，已經在這間同鄉會里蜷伏了三年了。自從三年前，他工作的礦場停工後，他便一直在失業的泥淖中掙扎。

(二)

三年前。那時我還在南馬一個小山城中當小學校長，工作的地點離開家裏很遠，每個假期我才回家一次。那年年假，我把校內一切事情辦妥後便趕着回家。

我們家距K埠八哩，坐火車回到K埠後還要坐半小時巴士才到家。由於那天坐的是下午班車，到K埠時已是入夜了，再沒有巴士回家，只好在K埠暫過一夜。我最討厭住旅館，找朋友又覺得有點唐突，只好到同鄉會去投宿一宵。

平時，同鄉會是冷清清的，至多有一兩個過路的投宿者或是一些沒有家的失業者，他們見面時頂多也不過互嘆一聲不知明天將是怎樣的日子。

走進同鄉會來却見不到一個人影，再走進辦公室去，在微昏的燈光下，只見一個老年人在入

神地看着報紙上的一張圖片，他似乎不會發覺我跑進來。

「老伯，書記不在嗎？」

「哦，哦，他剛出去，」經我一問，他才猛然抬起頭來，露出兩排長長的黃牙齒，笑了笑說：「很快的回來的，先生是要留宿嗎？」

「是的，沒有車回家，想在這里住一晚——哦，老伯貴姓？」

「唐富，人家都叫我阿富的。」

「哦，阿富伯！——你也是在這里留宿的？」他唔了一聲便低下了頭，沉思了片刻才沉重地說：「三個月了。」

我暗忖他多半是個失業漢，所以試探的問他：

「阿富伯是幹那一行的？」

「礦工。做了五十多年了。」說着他哈哈的笑了起來，臉上的皺紋越發顯得粗大，正流露出他的滿意與自傲，但很快又收斂了：「可是工作的礦場停工了，現在失業了。」

「沒有找別的工作嗎？」我把話說出口才知道這是問得多餘的，其實像他這把年紀，慢說礦場停工，就是不停工大概也沒有人願請他的了，他除了能做一些輕微的工作外，還會有氣力去出賣血汗嗎？無怪他兀的瞪了我一眼說：「嘿！談何容易。」

接着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書記真的很快就回來了。由於在車上踟躕了一整天，身體覺得有點疲倦，也不再跟唐富多談便向書記要了一根鎖匙到樓上去休息了。

翌晨。要離開同鄉會的時候，竟給唐富叫住，我心里覺得奇怪。原來昨晚他向書記打聽，知道我家里有好些膠園在翻種，也許要請人除草，所以他請我讓他到那里去工作。其實我離家已差不多一年了，家裏的事情那里還會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見他那略帶懇求的表情，又不好意思當面拒絕他，只好對他說等我回家後看看是否有需要

才通知他。臨走時，我把家裏的地址給了他。

(三)

回家後一個星期。

唐富忽然拿了簡單的行李到我家來，而且說什麼咱們都是同鄉，無論如何也要替他想一想法子。其實這時我們膠園翻種的樹苗都長大了，除草的工作也不多了；但一時又不能替他找到別的工作，後來和母親商量，爲了不使他失望，就讓他在我們的膠園里工作一個月再說。於是，他唐富便在我家住下來了。

家裏自從父親不在家後，我又到外地工作，所以平時都難得有男人的聲音；而且顯得有點冷清。但自從唐富住在我家後，空氣又顯得明朗了，而且充滿着笑聲。

唐富是個樂觀、爽直的人。他喜歡向別人訴說自己的生活經歷，有時講到緊張時，真是手舞足蹈，口沫橫飛。說真的，他的經歷也着實够動聽，尤其是我的兩個小妹妹，一有空就拉他唐富來講故事——他的遭遇不就是一个極動聽的故事？

據他說——

十八歲那年他便離開了家，隻身漂泊到這里來謀生。也許是命運註定了他要在礦場上賤價拍賣自己的血汗，一到這里便給朋友介紹到礦場上去工作。幾十年來，他們足跡不曾離開過礦場，有時由一個大礦場轉到一個小礦場，有時又由一個小礦場轉入一個大礦場，半島上有金山溝聳立的地方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細數漫長的過逝的歲月，說是艱辛也許是幸運，說是幸運也許是艱辛；因爲多少人都被礦場上，泥水浸蝕了他們的體力，被礦場上的泥土埋葬了他們的身軀。而他，唐富却能在最艱難的日子中捱過去；雖然，他也曾死過許多次；可幸——也許是不幸，却沒有一次是最後的死。

多少次，他眼着着同伴在礦湖底下被礦場上頭崩塌下來的泥土活埋了，而他自己又怎樣的死里逃生。

「嘿！要不是前世修來的福，早就骨頭打

鼓了。」每逢說到驚險的地方，他就會餘悸初定地哈哈大笑起來。

他還有許多說不完更動人的故事呢！比方說，在他四十七歲那年，爲了想娶個老婆，自己辛辛苦苦積了二十多年的錢財竟被別人騙光了。

一個人在苦難的日子中煎熬得憔悴的時候，任誰也希望他能成個家，以期晚年能享享清福。唐富也覺得獨自漂泊了這麼久，而且身邊也少有積存，於是他便找朋友替他做個媒。但忠厚的他想不到竟上了別人的當。他給一個老同鄉串通一個壞女人把他所有的錢都騙完了。這件事他是不大喜歡跟人說起的，雖然他現在想起來還恨死那個壞女人。

(四)

一個月後。

唐富大概也覺得我們的膠園實在沒有工作好做了，所以他自動離開了我，再回到K埠的同鄉會去。那時我也考進了大學，我不想再回去當小學校長了。不過大學要再過一個月後才開學，我只好在家裏就些時日。

大學開學後，我先到K埠同鄉會去住一晚，等翌晨才坐火車趕到新加坡來。那晚在同鄉會里我又看到了唐富。小別一月，他竟顯得更得意了，滿面春風的。起先我還以爲他找到了什麼滿意的工作；但他後來告訴我，自從上個月回到同鄉會後，由於小病一場，所以身體瘦弱。那時，有好些朋友甚至一些根本不認識的人都願意供養他，直到他壽終正寢爲止。

「此後我可以坐享晚福了。」他很滿意地說。

原來當時中馬一帶，好像雨後春筍一般地成立了許多小型的人壽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在百業蕭條的市面上真是一支獨秀；而且似乎成了一種投機生意。因爲這種人壽保險，保戶只要繳極少的保費便有機會領到一筆大數目的錢，而且被投保的人不論年齡，不拘健弱，只要一息尚存，都有資格被投保。投保九個月後（也有特別優待減少一兩個月的），如果被投保者果然榮望所

歸而一命嗚呼，則投保的人便可大領其保金了。這比起到馬場去賭馬準會更有把握哩！因此，那些昔日原是無依無靠而且垂死的老人，如果有被別人認爲可以信賴的，別人都願意每月津貼他一些生活費，請他允許他們用他的名字去向各保險公司投保鉅額的保金。

他唐富便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被別人發現的，由於失業之苦，憂慮成疾，身體轉弱，於是他的朋友們或者一些不認識的人，以爲奇貨可居，便都願意供養他，只要答應永遠住在同鄉會里，讓他們替他向各保險公司投保。他當然是一口答應的，這樣，以後的生活費便不用愁了，可以長久住在那裏，享其晚年之福了，何樂而不爲？難怪當我離開時他還拍拍我的肩膀說：

「哈哈！天無絕人之路。」

此後，我有一年沒有見過唐富。生活在大學里，根本也沒有想起過唐富這個人。

(五)

那是暑假回家了。回家是必經K埠的，到了K埠我照舊先到同鄉會投宿一宵。

當我踏入同鄉會的門檻，便看見唐富坐在靠牆的一張舊椅上，眼睛好像望着我，我於是先向他笑笑，可是他面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阿富伯。」我叫他一聲。

他這才猛的眨一眨眼，好像從夢中驚醒一樣，其實剛才他只是凝視着空閒出神，並沒有看見我進來。等到他知道叫他的人原來是我時，才低沉沉地說：

「哦，你回來啦！」

「是的，阿富伯，好嗎！」

「唉！有什麼好？身體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恐怕連最輕微的工作也不能做了，唉！」

「阿富伯，坐在这里享福不是頂好的嗎！幹嗎又想到工作呢！」

「唉，你不知道，他們說什麼要供養我，讓我享福，其實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他們的保期早就滿了，他們現在真恨不得我早點死去，好

讓他們去發一筆橫財。所以想向他們要生活費時，真比到街上去求乞還要難，唉！」

「哦……」我一時不知要說什麼才好，其實我又那里會不知道，難道他們真會白白出錢養他嗎？

就在我回家後兩個星期，由於政府注意到了這種不正常的小型人壽保險公司的競相出現，它不但影響了市場經濟，而且保戶也毫無保障，於是實施了新的入壽保險法令，對此等小型人壽保險公司進行「清算」，使得它們不得不紛紛關閉。這樣一來，那般較早時自視作天之驕子的無依無靠的老人，如今再也不會有人願意出錢供養他們了。好像他唐富，也就是一個連最後的希望也落空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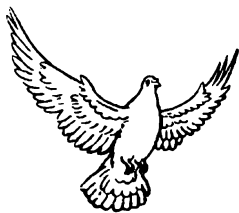
暑假過後，我便又趕回新加坡來。途中我到同鄉會一趨。那時的唐富，顯得更加憔悴、無神與悲觀，他整日坐在那張靠牆的舊椅上，不是低頭沉思，就是兩眼凝視着空閒，幾乎是在計算着尚能生存的日子。

以前唐富住在我家時，他曾托我替他寫過一封信，是寄回給老遠的弟弟的，信中會說及他在同鄉會里還存有幾百塊錢。在這以前，由於有人供給他們生活費，我想他的存款一定尚未動用，那麼至少以後不致於不能生活。但是幾百塊錢又能生活到什麼時候？我又不能不爲他擔憂了。臨走時，我只好用了他常愛說的一句話來安慰他：

「阿富伯，天無絕人之路。」

(六)

自從那次離開家後，我竟一直沒有回去過，所以也就不知道唐富的情況如何。直到前些日子，才有機會回家一趨。經過K埠時我順便到同鄉會一下，但却見不到唐富的影子，後來書記告訴我，就在前一天傍晚時分，他唐富在廚房里找了一個破籃子之類的，然後穿上了那雙染滿黃泥的鞋子，蹣跚地走出了同鄉會，向大街走去了。然而，他將要到哪里去呢？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



青春的音訊

· 思戀 ·

(一)

每逢我看到送信人，
心中便有一份狂喜，
不管晴天或是陰天，
你從不停止傳送消息。

今天你又送來一封信，
信封上寫着熟悉的字跡，
是遠方朋友的來信啊，
信的背後註明「加基武吉」……

謝謝你黃衣的使者，
這是我夢裡也盼望的來信，
淺藍色的信封潔白的信紙，
信紙上跳躍着青春的心靈……

不管風裡或是雨裡，
你總不停地傳送消息；
每逢我看到你啊送信人，
心中便有一份狂喜！

(二)

你從板城寄出的信，
郵差一個月前送到我面前；
今天我收到了，
你從家鄉寄來的信。

前一封信我沒有回覆，
怕你已經回到家鄉；
想托郵差送去你的家鄉，
又怕你還留戀在板城。

今天閱讀你的來信，
好像聽到了小河的歌聲，
小河流水不停息，
我的心啊早已飛向你的家鄉……

你的家鄉雖然還睡在寒冬的夜裡，
但我却要為你回鄉而歡欣；
每日你在自己的芭場割草，
鏟刀在你的手中光閃閃……

(三)

三年前你告別了家鄉，
三年前你辭別了親娘，
心坎中燃燒着希望的烈火，
你單身匹馬來到星加坡！

星加坡好像一顆光芒的寶石，
閃亮在祖國的最南端；
成千上萬內地的青年被她吸引着，
紛紛辭別了鄉土和爹娘……

你也抱着希望來到了星加坡，

星加坡却没有給你溫暖，
白天你只能在星加坡河邊嘆息，
晚上啊你在街邊喊賣衣衫！

唸了十幾年書有什麼用處，
不認識字也能當小販，
從此你心中的烈火滅了，
從此你時常嘆息流連在星加坡河畔！

(四)

為什麼閉着眼睛不能看書，
為什麼空着手兒不能做事，
為什麼健壯的頭腦不能思索，
為什麼，為什麼青春的心靈不能高歌？

千年的鐵門還沒有被敲破，
百年的枷鎖還把人們鎖着，
太陽被關在厚厚的雲層裡，
青春的心靈被千斤的石頭壓着！

然而鐵門鎖不住春光的爛漫，
石頭壓不了野草的茁長，
鋼刀砍不斷小河水，
我們的心啊還要高唱生活像海洋……

花一般美麗的理想，
火一樣燦爛的信念，

在漫漫的長夜裏啊，
永遠活在我們胸間！

(五)

是的，花樣的理想，火樣的信念，
是我們永遠向前的鼓舞；
只要用眼光輕輕示意，
我們就不會忘記我們的道路。

我們知道，這是一條怎樣的路。
但我們並不怕：敵人的流彈或炮火！
那些來自朋友的明槍和暗箭啊，
才令人感到心痛如刀割……

「你既然家庭這樣苦，
為什麼能夠進大學唸書？」

他們責問，像大人問小孩子，
「你沒有工作哪來金錢支持生活？」

然而朋友，讓我們忘掉這一切！
讓理想的火燃燒得更加熱烈！
讓我們更堅決的，走我們的路……
歷史老人將會為我們辯護。

(六)

抱着熱烈的希望的火，
三年前你來到了星加坡；
如今你却帶着滿身疲倦，
又回到你的母親的身邊……

家鄉的日子雖然還是冰一樣的冷，
母親的胸懷却是溫暖的；
忘却吧：大城市的車聲馬蹄，
你應該享受一下自然的純樸……

你來信了，
信中有鄉土的風味，
有青青的高山，有綠綠的森林，

還有那那蝦藏身的小河流水……

(七)

不管隔着千山萬水，
我要告訴你一個喜訊，
不管隔着萬水千山，
我定會聽到你的祝福的聲音……

十二月十九日那一天，
艷陽在藍天上面微笑，
白雲忙着把消息傳給你：
我已經把幸福的戒子戴上……

親愛的朋友啊，
你能告訴我麼：
小河為什麼淙淙低唱？
心花呵為什麼徐徐開放？

讓我輕輕地告訴你：
小河低唱是因為河上有鴛鴦，
可是，心花為什麼會開放呵，
我無論怎麼也說不上……

(八)

日子像一條憂悵的河，
比你家鄉的小河還要憂悵，
但有時候也會激起浪花啊，
當河邊開滿鮮花的時候……

我們曾經在微弱的燈光下辯論，
也會經默默不語相守到天明；
我們談到詩歌和勞動，
我們也談到友誼和愛情……

但這一切都已隨着日子逝去，
在我們心中只留下美麗的回憶；
青春的心啊不再那麼容易激跳，
只剩下了對土地的愛還繼續在燃燒！

今天無形的高牆隔開了我和你，
我在南方你在北……
但願我們能在一起高歌啊！
當日子充滿陽光的時節！……

六四·一·廿八—廿九·星洲。

春 曲

年紅

我願意把自己忘記

在這奇異的昏迷的夢裏。

——普希金

我沉入了昔日的美夢
在萬綠叢中 我尋到
襯托出的幾點微紅
耳邊 似有人在低語
是正月的風
一支新的旋律曲
是正月的微風
輕巧地在河面上彈動

我沉入了昔日的美夢
玫瑰的芳香 彷彿是
初會時一般的纏綿
美夢？誰撲進我懷中
是正月的風
一張醉人的臉孔
是正月的微風
帶我回到遠離的花叢

情面

呂銘

【一】

午後的太陽烈焰似地燃燒着。馬路上行人稀疏落落的，一副無精打彩的神色，就像剛從被窩里被人強拉醒來，苦着臉兒。偶爾一輛車子經過，冒起一地沙塵飛揚，把個四周弄得混濁不清……

在苦旱的日子里，這個原就窮瘠的鄉鎮，現在看來，更顯得老態龍鍾了。

楊老板在自家店門口蹣跚了一會，很覺無聊，回到櫃台上時，已乏悶得打起瞌睡來了。店里是死寂一片。

「老楊！」驀地一聲叫喚，落在楊老板的耳畔。

他從睡意朦朧中醒覺過來，瞪眼朝門口看時，原來是對街理髮店的老章來了。

「是你啊，老章！多天不見，想是忙着生意吧？」

「甚麼生意，如果這會子還有生意，怕沒有功夫過來跟你聊話了。」老章吐了一口濃煙，拉了把椅子坐下。

楊老板口里也銜着一根香烟，懶懶地抽吸着。

「嘿，你的翻種津貼金發下了麼？」絨默了一陣，他想起那樁日來梗塞在心里的悶結，問道。

「發了，不過那是第一期的，還有第二期的沒來呢。」老章着急地問：「怎麼啦？」

「那你還算好運！爲了那筆錢，政府公署大門我都走得怕了，真不知怎麼搞的。」楊老板像找着訴苦的對象，沮喪地說：「翻種局老早就派人到園芭里看過，並沒有不滿意的，可是到現在差不多一個多月，却還一分錢沒發下，唉——」老章默默聽着。

「你想想看，」見對方沒有反響，楊老板繼續說着，「芭塲每個月要施肥鋤草，那一樣不用花錢？偏偏遇上這樣的淡月，越想越氣人！」

「別想得太多了，大家彼此彼此！」老章苦笑地應道。從楊老板身上，他想到自己的處境，兩相比較，又有何兩樣？稍好的一點，只是他還沒有楊老板那樣一個大家庭的負累吧了。

楊老板的叫苦，一時也使他感染着幾分淒愴。若是在平時，他大概又要有一大把牢騷話待發洩。可是現在沒有，他想到此來的目的，他不能不很快把話題引到那事兒上去——

「老楊，你聽到消息嗎？顏大頭又家有喜事了！」

「哦，顏大頭家有喜事？我沒聽說啊，你且說說看！」楊老板果然錯愕地問道。

「我也是早上才聽到的消息，說是顏大頭的五十生壽就快來了。看樣子到時候還要大大熱鬧一番呢！」

老章慢慢把事兒說完，一旁等着對方反應。這不是一個叫人開心的喜訊，對老章如此，對楊老板亦然，彷彿有甚麼東西掉進耳朵里般的不舒服。

「日子在甚麼時候？」過了片刻，他才隨意接上一句，問道。

「就快了！」老章回答道，隨手翻起掛在背後壁上的日曆牌，「今天廿二，只差一個禮拜又一天，就是月底的三十那天。」

楊老板一壁聽着，一壁在心里打着疑問：前個月里，不是顏大頭第二孫兒的彌月嗎？已經打發了不少不少兩張青老虎的禮物。——現在呢，又來到顏大頭自己的做壽！

「有錢人過年，沒錢人過關，如果鎮上多幾個像顏大頭一樣的排場，可要叫咱們喝西北風啦！」楊老板嘖有煩言。

「其實，埋怨也沒用，有錢人誰個不想有機會出出風頭，顯顯闊氣，管你旁人叫苦不叫苦！」老章說得很直截。很快地，他又補充道：

「我說你家阿亮將來唸完大學，有本事幹大事業，有天聽了大錢，自然會給你老做壽，到那時，你老楊不是一樣有顏大頭的今天？」

「別說笑話了，談何容易的事！」如果換在平時，碰上相好的稱讚起自家的阿亮幾句，楊老板準會一陣歡快，然後抿着嘴唇，掛上一絲慰藉且帶幾分自得的微笑。可現在聽來，他一點受用也沒有。

這當子，一位中年婦女出現在店門口。

「阿嬌，買些甚麼東西嗎？」楊老板欠個身子，連忙趕前去客氣地招呼着。

「嗯。」那中年婦女含糊地應了一聲眼光流連在貨架上的罐頭食品。

「嘿，這些都是新到的中國罐頭，很經濟的，——紅燒豬腿，九毛錢，肉醬，七毛半——」

「太貴了，」客人只是搖搖頭，「我要半斤食鹽，江魚仔兩角。」

【二】

做完生意，回到櫃台前，楊老板無可奈何地攤開雙手，對眼睛朝着他的老章苦笑起來。

老章這時也站起身來。

「送禮的事，還是早點準備的好，我看顏大

頭遲早都會來請的。——時候不早，我也該走了，你看著辦吧，可別忘記通知我就是！」

老章走後，楊老板一個人又跌入一個新的思潮里。他雙手支在櫃台上，托著下頰，眼皮許久都沒眨動一下，可他這回一點睡意也沒有，腦海里來來去去的儘是老章先前的「席話」。

「……有錢人誰個不想有機會出出風頭，顯顯瀾氣……」而顏大頭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別說在S鎮上，就是放在整個T州府，也極少有人不知曉他的大名。這些年來，顏大頭不僅在事業上萬事如意，財銀廣進，甚且在不久之前被蘇丹垂青，封了個一般人所引頸指望的頭銜。如此一來，便更鞏固他的「僑領」的地位，給他那原已「赫赫不可一世」的派頭上加上幾分氣勢！

楊老板打心里明白，像顏大頭這樣一個既有錢又有勢的「僑領」，是萬萬惹他不得的。遠的不說，單是他店里擺的貨色，有那些不是從顏大頭的連和號那里採購進來的。雖然鎮上的批發商並不止連和號一家，而且在價格上，也往往比連和號來得老實公道。然而，楊老板到頭來無法不做連和號的生意，儘管他是如何老大的不願意。論起關係，他和顏大頭還是同鄉哩！而顏大頭尤其強調這一點。

「自己人嘛，銀錢賬目可以慢慢談，貨物先收下好了，遲早都要用到的！」

顏大頭口頭上對誰都一樣「親熱」，時常還親自出馬，到各個店號去走動走動。楊老板雖三番四次推說店里的存貨還多，總是一半礙於同鄉關係，一半是不好拒絕對方的「盛情」，即使硬著頭皮，到底也應承了下來。

如今，上個月的賬單經已開送過來，連以前所拖欠的，總數已是三百出頭了。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債務，楊老板有好些晚上沒好好睡上一覺，為的還不是這事？還有阿亮在大學的費用，雖說他本身半工半讀，可以供給學費，可是其他方面的費用呢？到底每個月還要家里補貼一些，才算足夠。這些錢呢？……

他的煩惱愈來愈多，就像臨風的斷絲，越理越亂……

不多時，他的妻子從外頭回來了，手上抱著一個年紀在六七歲之間的男孩。

「熱死人囉！」妻子氣呼呼地踏進店里，一屁股便往椅子上坐下。

楊老板端詳了孩子兩眼，問道：「醫生怎麼說的，要緊嗎？」

「還好，打過針後，現在熱度也退了，唉！」妻子不期然地嘆了一聲，「一病起來甚麼都不好辦，這一趟連車費足足用了六塊錢。」

「六塊錢！」楊老板想，一個上午的生意怕還賺不到這數目呢！

「聽人家說顏大頭不久要做壽了？」妻子也知道有這一回事，探問道。

「嗯，老章剛剛來提過了。」他漫不經心地應着。

「看來是少不了要送上一份禮物！你想過了嗎？」

「有甚法子可想？」楊老板皺上眉間，「別的方面可以節省，這種事可以省嗎？」

做妻子的緘默着，這時那懷里的孩子噙着口渴，她只好抱著他悄悄往裡頭走去。

【三】

顏大頭的臃腫、滿臉油光的面龐出現在楊家店門前。

「無事不登三寶殿！」經驗這樣告訴楊老板，正當他在為錢的事苦思不解之際，顏大頭的到來，不禁在他心里起了乞答（從打）。

跟在顏大頭後面的，還有三個人，跟楊老板都有一面之緣，算來還不陌生。一個是會館的李座辦，一個是新近中過幾萬塊萬字票的「吉埃」店老板張烟士，還有一個就是顏大頭的大兒子中貴，他最近也被選為會館的新執委之一呢！

「啊，楊老板，許久不見，生意好！」顏大頭的聲音跟他的人一塊抵達，好不親熱地嚷着道。

「那里那里——」楊老板雖說心里不好受，臉上到底還得帶上笑容。

「嗯！」賓主寒暄了一陣，顏大頭要說明來意了，他開始潤潤喉嚨，——這是他一路來的習慣。

「我們這一來，是有一點事要求楊老板幫幫忙，相信總不會答應的，嘿囉！」說着，顏大頭拋個眼色給坐得靠近他的李座辦。

「楊老板大概還不清楚，」李座辦慢條斯理地解釋道，「下個月十五是會館觀音娘娘的生辰，前天開執委會討論過，打算到時請戲班來演幾齣戲，熱鬧熱鬧它幾天，酬酬神。因為戲班的費用不少，所以發動向同鄉們勸捐，多多益善。」

楊老板屏息聽着，沒有答腔。

「我說啊！」張烟士一時也不甘緘默，插口道，「單是請戲班的費用就要用上一千幾百，其他好像演員的膳食費啦，車馬費啦，拉拉雜雜，怕沒有兩千是不行的！」

「這一年，就全仗大家的熱烈獻捐了。」李座辦說着，把手上那本捐款簿子攤開在楊老板面前，「這裏，已經認捐的是，顏主席三百，張財政二百，運光伯百五——」

「你呢，楊老板？該也不落人後才對！」

「楊老板一向熱心公益事業，我就就捐它個一百兩百吧！」是顏大頭高興的聲音。

「噢，這萬萬不能！」楊老板趕緊阻止道，「你們不明白，碰上淡月，我都快沒生意做了，這樣大數目，那兒周轉得來？」

「嘿，你們聽，楊老板也真會說笑話！」李座辦語氣一點也不放鬆，「其實，在這附近左右，誰又不知曉楊老板有的是樹膠山、有的是店舖，還有孩子在大學裏唸書，還說周轉不來呢！」

「各位實在有所不知，」到這步田地，楊老板心想還是原原本本照實說出的好，「別看這店裏擺這樣多貨色，都是掛賬來的，各位不信，可以問……」

「好了，好了！」顏大頭不願意對方再說下去，連忙出面打圓場道，「我們算是體諒楊老板的苦衷，既然上百出不來，便捐個三五十塊，也

未嘗不可以。——老李，你快填寫好吧，我們還要上別處去呢！」

李座辦聽着，也不等楊老板的答應與否，便毫不含糊地往捐款簿上寫着：「楊××樂捐五十元」。

這當子，即令他楊老板要阻止，也已經來不及了。」

臨走時，中貴落在最後面，待其他人都踏出門外之後，他才俯在楊老板耳畔，低聲囁咕道：「本月三十是家父的生日，那一天打算在家里開幾桌酒席，請親戚朋友們過來賞光，到時楊老板千萬別忘記前往陪喝幾杯才好！」

說完，往對方肩膀上拍拍兩下，這才滿意而去。

【四】

當楊老板送客回到店裡來時，他有老半天一個人坐在那裡發悶——

「怎麼了？剛才會館的人又過來捐錢嗎？」妻子不知甚麼時候來到他跟前。

「別提啦，來一趟就是幾十塊錢，好像我們家里放的是錢庫呢！」楊老板滿腹牢騷，正要找機會發洩。

「這些人呀，平日連鬼影都難得看見，有麻

煩時才找上門來，是我才不理他們這許多！」這叫我有甚麼辦法呢？你能抵擋得住他們幾張嘴？」楊老板沒好氣地回道，「還不是爲了顧全情面！」

「情面？」做妻子的差不多要咆哮起來，「等到你有一天樹膠山沒有了，店舖也頂給人了，那時且看誰會來跟你講情面！」

楊老板沉着氣，不跟他的妻子硬嘴。

當妻子不在他身邊，先前中貴臨走時的囑咐，又開始在他腦際迴響着。眼前，使他頭疼的莫過於如何弄到錢來應付那一份禮物，和那五十塊錢的獻捐！

拉開錢櫃，他又一次對着那裏頭零星的一些鈔票銀角發怔。

跟着，當他拉動另外一個抽屜時，他接觸着那封寫好的但還未曾付郵的掛號信！

那是一封準備寄給阿亮的信件，裏頭付有一張一百元的支票。爲的是大學裏第二次繳費期已經來臨，除了阿亮本身一部分工作的積蓄外，還差着一百塊錢；剛剛前幾天就有一封信回來催着要哩。

「五十塊當作捐款，剩下來的辦一份禮物，總該够吧？」他盤算着，對着那一張一百元的支票，他動起新的念頭。

「可是現在動用了，阿亮的學費呢？」另外一個想頭却在警惕着他。

他開始陷入矛盾的思維之中。

片刻，顏大頭的腫脹、帶着油光的面龐，中貴的再三的囑咐，忽地又襲上他腦際，那形象越來越擴大；倒是阿亮的在學校裏焦急、等待的臉色模糊了——

「人情要緊，送禮事大，先買下禮物，交上捐款，阿亮的學費慢幾天想辦法不遲。」想好以後，他終於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愛情在向我招手

·小壁·

愛情在向我招手，
媽媽，我已知道；
它隨着春風輕輕到來，
媽媽，我已知道！

請告訴我，媽媽！
在我美麗的眼睛裏，
可有醉人的光芒？

告訴我吧，媽媽！
在我旋轉的舞姿裏，
可有愛情在迴響？

噢！媽媽！
我的心在快樂飛翔！——啊！
我要縱情高歌，
生命就是無盡的歡暢！

(重修於六四年二月)

只要一天我活着

·孟沙·

只要一天我活着

這世界便一天爲我喜愛

縱然生命的春天一個個遠溜

我心依舊青春和快樂

不讓額上皺紋增加我的憂悒

也不叫世故庸俗折磨我失去純樸

儘管是艱難困苦的日子

我仍要笑得像孩子們一樣甜蜜

歌唱在月夜，在晨曦

每一支歌都有我的熱情和羨意

並不願看到愛人爲我煩惱憂心

我會永遠牢記愛的虔誠和專一

不要問我爲何恣意尋歡

也不要管我有時沉默流淚

只要這世界一天爲我喜愛

我將擁抱着她沒有怨鬱



懷念

· 王嵐 ·

——仿冰心

春風吹醒了湖上的波紋，
輕輕地，印着小燕子的吻，
這里也有斜陽，
但我懷念，
江南的白楊，
小松樹，
冰雪逐漸的深了，
請允許進我入你的夢鄉吧！
青山對我微笑，
難道是報答我朝夕的凝眸？
蟬兒呵，
請別叫破這良夜的靜，
荷花正做着溫馨的夢。
落花有意，
別了樹枝嫁給東風；
流水殷勤，
騙走了落花。
這殘破的葉上有霜痕，
脆弱的心呵，
更何只是霜痕而已！
流星呵，
雖然只看見你一閃的光芒，
但我感激你億萬里外的熱情。

偶然的一瞥，
那倩影也模糊了；
却換來半月的惆悵！

玫瑰的刺，何嘗減少，
我對她的憐愛。

月亮升到了中天，
燈兒也已闌珊。

我呵，睡意依舊淡然，
「小蘋，你在何方？」

壁上的鐘帶走了歲月，
默默地，人老了；

鐘聲還是一樣的清晰！

亞歷山大的野心，
是征服全世界；

但我至誠的盼望，
是得到你。

我懷念着三月里的鶯鳴，
但，最難忘的還是妳的輕聲。

一九六四年二月。

我的歌

· 白漢 ·

當我第一天來到這世界，
世界便滿天烽火，
當我在母親的笑聲中學步，
太陽旗便在半島上飛舞，
像俄羅斯那位勤勞的老人，
愛的泉源來自外祖母，

外祖母用希望把我扶大，
小小的心田栽上了智慧的花，

我吃黍米和蕃薯長大，
童年的日子是一個深坑，
裝滿了彈殼屍體，
也有母親無淚的哭聲。

外祖母愛我這棵幼苗，
深怕風雨中長不成綠樹，
心啊，吊着太多的希望，
心啊，也吊着太多的憂患。

我從她的懷抱中飛去，
來到這人海茫茫的小島，
尋找人類的真理，
探求智識和文明。

笑聲中藏有無形的苦，
生活有時變成了黑洞，
讓我也像一個普羅米修斯，
帶給人間不滅的火種！

人羣像恆河砂數，
我是砂數中的一粒砂子，
什麼時候才磨得精亮，
陽光下爆射出金光，

心湖裏藏滿美麗的幻想，
幻想着一個花香的世界，
心海中湧滿了愛，
這愛要獻給人民……

汨羅江畔那位詩人，
把對人民和祖國的愛，

用血和淚塗成詩篇，
他的名字活了幾千年。

我是半島上無名詩人，
在農村裏喝飽了山泉霧水，
我要拿起那位詩人的筆，
為祖國寫下美麗的詩章。

六三年三月初稿。

路邊馬

王玉京

又見到牠了

回家的路上

細雨迷濛中

線在屋簷下

弱不禁風

那曾經一度出現在我夢中

駝着 征東的英雄

橫跨大海

保駕平遼東

在賽馬場中

牠也顯過雄風

幾人 前途為牠斷送

幾人 家業因牠而空

馬齒徒增喲

人老珠黃

昔日的榮光

長埋在回憶中

一九六四年一月

家 回

作 雁 洛 沙 · 廉 威 (美)
譯 軒 黃

這個河谷，他想，這整個河谷的地方，都是我的啦；它是我的家，是我靈魂縈繞的地方，一切都還是老樣子，沒有改變。洒水器還是一圈圈地朝着那塊栽滿伯慕達草的草地澆着水。多好的老家啊，它簡單，樸實。

他沿着艾爾溫街走着，覺得非常高興，他又回到故鄉來啦。一切都很美，很平常，很愜意。泥土的氣息，裊裊的炊烟，在青翠蔥籠的山谷里洋溢着夏天的空氣，葡萄在蔓生苗長，桃子快成熟了，叢叢的夾竹桃深深陶醉在甜蜜的芳香裡；一切都和過去一樣。他深深地吸一口氣，把家鄉的氣息深深吸進肺裡，從心裡發出微笑，天氣很熱，許多年來他都沒有感到對土地有如此明晰和清澈的反應，現在，他只需一呼一吸就有很大的歡樂；尤其在這個時候，空氣是這麼清新。他一路走着，很感到做人的偉大，感到擁有肉體、靈魂和智慧的光榮，就算僅僅擁有一點點的生機吧，也是無上的虔敬。

那是水，他想，他聽到草地那兒的洒水器在輕柔地澆着；嚐嘗家鄉的水吧，這山谷里清涼的水，他感到一種單純的渴望，想喝點晶盈的冷水來解一解，想得到一種滿足，一種生命的澄清。這時他看到一個老人拿着一條澆水管子，正在澆着天竺葵；他一陣口渴，就向老人走去。

「您好！」他安詳地說：「可以讓我喝點水嗎？」

老人緩緩地回過頭來，向這個年青人的臉上注視一會，有點詫異，但顯然也覺得高興；他的龐大的身影映在屋子的上面。「那當然，」他說道，「諾，」把水管交到年青人的手上。「多好的水呀，」老人說：「這聖佐阿庫因河谷里的水，是最好的，我想。上頭非立士的水真叫我惡心，沒有半點滋味。還有下面洛杉磯那兒的，哈，味道就像蓖麻子油似的。我就不懂得那些人們是怎樣一年又一年地住下去的。」

當這個老人在嘮叨不休的時候，他却在細心諦聽着那清水從管子裡不斷地奔流出來，沉重地、清晰地落在泥土上，迅速地往泥土裡滲進去。「對，您說過，」他對老人說：「您說過的，咱們

的水是地面上最好的水。」

他低下頭對着不斷湧出來的水開始喝了起來。這水的甜絲絲的甘美真使他感到驚異，他一邊喝着，一邊想：「上帝！多美啊！」他能感覺到一陣陣沁涼的水漬進去，湧進他的體內，清爽極了，涼快極了。喝到幾乎透不過氣來，他才抬起頭來對老人說：「咱們非常幸運哪，住在這河谷裡的人們。」

他再彎下頭去喝，大口吞飲那滾燙着的水，一面歡愉地笑着。看來好像這樣還不足裝滿他的身體似的，喝得愈多，就愈覺得甜美，愈要多喝一些。

老人有點吃驚起來，「你差不多喝了兩夸脫啦，」他說。

他一邊在牛飲，一邊聽見老人說話，於是再一次抬起頭來，答道：「我想是吧？它當真是甘美極了！」他用手帕抹一抹嘴，手裡還抓着水管，還想多喝幾口。這整個河谷簡直就融溶在這些水。這一份澄淨、這一份純真、這一份美好、簡單和樸實裡。

「噯呀！」老人說：「你果真渴成這個樣子。多久沒喝過水呀？」

「兩年了，」他回答說：「我是說兩年沒喝過這些水了。我離開這裏，到各處浪遊，現在剛剛回來。我在這兒出世，就在過去一點的俄羅斯鎮裏G路；你知道，穿過南太平洋大鐵道那兒就是。我離開了兩年，剛剛回到家來。這也是很愉快的，我告訴你，能够再回來這裡。我真愛這個地方。我要找一份工作，然後住定下來。」

他垂下頭對着水管再吞幾口，然後把它交還給老人。

「你果真渴成這樣，」老人說：「我從來沒見過誰一下子就喝這麼多水，如果能看你把它全部喝光那該多好。」

他繼續沿艾爾溫街走去，嘴裏含混地喃喃自語；那老人直望着他而去。

能回到家鄉真好，這年青人想，然而這個樣子回來，却是最大最大的失着。

他所做過的一切都是陰差陽錯的，不過這回

的錯誤倒是不壞。他從三藩市往南行，也沒想到回家；他是打算更向南去，到墨西哥那兒兜一下才回來。可是他才踏上故鄉的土地，就覺得十分愜意，不想再往前走。穿着家鄉衣服登高眺望，或者到處溜躑到處瀏覽，該是多麼有趣。一個小城過了一個小城，現在他就就在自己鄉鎮的街道上走着，大約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這是多麼偉大，多麼快樂啊；還有那些水；簡直妙極了。

他已經離市鎮不遠了，可以看見一兩座高聳的建築物，一座是太平洋煤電公司大廈，五彩的燈光把它照得金碧輝煌，另一座更高的他沒見過。這是新起的，他想，我離開這兒以後才造的；真的，什麼東西都得好氣象。

他拐進富爾敦街，開始朝市鎮走去。從這裏看去，它顯得有點偉大，遠隔塵囂，嬌小可愛，純樸，真正一個安靜的小鎮，在這兒可以生活，可以安居、結婚，有個家庭、孩子、一份工作、以及其他一切。這都是他所要的；還有，這河谷一帶的空氣、水，以及整個地方的樸實，生活的清淨與人們的簡樸。

在這城市裡，一切都還是老樣子；那些商店的名字，街上走着的人們，以及緩緩來往的車子；男孩子駕着汽車，找機會載女孩子；和過去一個模樣；沒有一點改變。他看到一些小時候就見過的熟臉孔，和一些不曉得姓名的人，然後他看見東尼，洛克嘉了，他的老夥伴，正對着他走來；他看出東尼還認得他。他停住脚步不走，等東尼迎上前來。這簡直是在夢中相會，奇怪得難以置信。他曾經夢見他們兩人一起逃學，偷偷溜去游泳、逛市場、乘人不備溜進電影院；現在，他又在這兒，拖着懶散而滿不在乎的脚步滿臉是親切的、意大利人所慣有的、露着牙齒的笑容。這多好啊，他很高興他這回的錯誤，竟使他回到家來。他止步不前，等着東尼向他走來，對着他笑，却說不出話來。他們兩人緊緊握了手以後，就開始親熱地互相打着罵着，大聲地笑着。「你這混蛋，」東尼說：「這些年來你去了那裡啦？」他朝他朋友的肚子狠狠地送了一拳，放聲大笑。

「老東尼，」他說：「好傢伙，東尼。上帝！能見到你有好多好！我以為你已經死啦。這幾年來你在幹什麼呀？」他躲開了另一拳，隨即在老友友胸上回敬一下。他用意大利話咒罵東尼，那是許多年前東尼教他的；東尼也用俄語回罵不休。

「我得回去我家裡了，」最後他說：「人們都不知道我回來，我得去看看他們；我要看看我的弟弟保羅，他把我想死了。」

他繼續往街上走去，想着東尼，不禁又笑起來。他們又有機會聚在一起了，或許能再像小時候那樣跑去游泳呢。這次回來，實在太好了。

經過許多商店門口，他想給他母親買點什麼小禮物，只要一件小禮物就會使她老人家高興。但是他只有一點點錢，而所有合適的東西都那麼貴。以後才買給她吧，他想。

他向西轉入杜烈街，穿過南太平洋大鐵道，到了G街，然後再向南行。幾分鐘後，他就會回到家裡，待在那破舊的小屋子的門邊，一切又將像過去那樣，那老婦人，那老頭子，三個妹妹，一個弟弟，通通在一間屋裡，過着那簡陋的生活。

大約有一座房子的距離，他從那兒看見他的屋子，他的心開始跳了起來。他忽然覺得一陣難受和恐懼，這個地方和他過去所憎惡的這種生活，實在有某種東西是說不出的難礙和鄙賤，他早已忘懷了，而這時又浮現在他的感覺上。然而，他繼續向前走，愈靠近屋子愈放慢脚步。那籬笆已經倒了，沒有人去修理它。屋子忽然變得非常醜陋，他奇怪為什麼老頭子不搬去住好一點的屋子，也有個好一點的環境。再看一看這房子，感到它那份老舊，所有對它的憎惡立刻翻上心頭，他又開始感覺到一種欲念要趕緊離開它，不要再看到它。他開始感覺到，像他小時候所感覺的一樣，一種深深的說不出的對這整個城市的憎惡，憎惡它的虛偽，它的鄙賤，以及這裡人們的愚蠢，他們頭腦的空洞；這種感覺似乎叫他永遠不願再回到這樣的一個地方。那些水，是的，是很好，頂呱呱；可是，就是還有這許多許多別的。

他在屋前慢慢走着，看着它，自己似乎是個陌生了，他感到他像是外地來的，與它毫無關係；可是仍然覺得這是他的家，他夢寐難忘的地方，無論去到那裏都叫他感到痛苦的地方。他害怕有誰會走出屋子而發現了他，他知道這一來會使他一溜烟跑掉。他仍然要看他們的身體，甚至要，要他們都站在眼前，摸觸他們的身體，甚至嗅他們，嗅他們一身陳舊的、強烈的俄羅斯人的氣息。但是，這實在是太難了，他對這城裡的每一樣東西又感到憎恨起來。他走向前，避到那個角頭去，站在街燈底下，心裡十分嫌惡，而且很亂，想見一見他的弟弟保羅，和他談談，看看他在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種生活裡到底怎麼過得？腦子裡是怎麼個想法？他知道當他弟弟這個年紀的時候是怎樣的，他希望能夠給他弟弟一點小意見，教他怎樣以閱讀來免除這種生活中的單調與醜惡的感覺。

他忘了他從早餐到現在還沒吃過東西，也忘記了幾個月來他一直夢想着的：再吃一回母親親手做的菜，坐在廚房裏那張老桌子那兒，瞧着她；她身材高大，臉紅紅，對他總是很嚴肅，板住臉孔像在生氣似的，然而深愛着他。但這時他完全失去了胃口。他想他還是等在這角落吧，或許弟弟會出來走走，那時就可以見他，和他談話。「保羅，」他會開口叫他，然後用俄語跟他說話。

這河谷里的沉靜開始逼迫着他，失去它的莊虔可敬，僅成了一种山巒谷的那種單調。

他仍舊不能從屋子那兒走開。從這角落他可以看見它，他曉得他就要進去和家人在一塊，作為他們生活的一份子；他曉得這就是幾個月來他所要做的，去敲那個門，擁抱他的母親和妹妹，踏進這屋裡的地板，坐那些舊椅子，睡他的牀，和老頭子談話，在那張桌子吃飯。

而現在，一些當他在外頭的時候所忘懷了的事物，一些在那個生活裡真實然而醜惡的事物，都迅速地翻轉回來，把這一切都改變了，把這屋子、這城市、這整個河谷的外觀和意義都改變了，把它們變得不真實，使他想跑掉，永遠不再

無 常

英 Percy Bysshe Shelley 作
· 沙 外 譯 ·

我們好比那月邊的薄雲，
不停地變幻，閃爍，顫抖，
在黑暗中抹上一絲光紋，
轉瞬間它即永遠消逝，
在那朦朧的夜色中。

又好比那被遺忘的七弦琴，
失調的弦對每次的撥弄，
都發出不同的聲音，
在那脆弱的弦柱上，
無從把一種心事重彈。

歇息吧，夢魔擾亂了熟眠。
醒來時，綺念玷污了白天。
不論是言，笑或冥想，
我們無不感到，
總是牽掛和苦惱。

這些是完全一樣，因為，
是悲是喜我們終得相棄，
明日將不能如昨日一樣，
只有空幻永遠相繼不息，
其他一切都是變易。

我愛我的珍妮

英 Robert Burns 作
· 沙 外 譯 ·

風從四面八方吹來，
唯有西風我最喜愛，
因為那是我的姑娘，
她就住在那個地帶。
在青翠的山巒之間，
河水淙淙，彩雲旖旎，
但我的相思啊！
却日夜縈繞我的珍妮。

我瞧見她嬌似含露蓓蕾，
甜蜜又美慧。
我聽見她音如出谷黃鸝，
迴腸又盪氣。
在那清泉，綠野間，
不見開放的鮮花，
不聞弄舌的小鳥，
我的心啊！
已為我的珍妮所佔了。

回來。他不能再回來。他不能再踏進那屋子裡去過那種過去他所丟棄的生活。

忽然他走進那條通道，攀過籬笆，穿過園子。他母親種了些番茄和胡椒，這些植物的氣味很濃很辣，使他覺得十分難受。廚房裡有一點點光，他靜悄悄地移步過去，希望能看到一兩個家人而不讓他們發覺。他走近屋子，靠近廚房的窗口，立刻看見他最小的妹妹瑪莎在洗碟子。他看到那張舊桌子，那隻舊火爐，以及瑪莎，她背向着他。所有的這些顯得這麼慘淡，這麼悲愴，他的眼淚不禁流了下來；他感到需要抽根煙。他悄悄在鞋底劃根火柴點上，深深吸了一口，看着蹲在這老屋裡的妹妹；這就是單調的一部份。一切都顯得很寂靜，很清楚，而悲哀得可怕。可是他希望他母親會進到廚房來，他要再看看她一眼。他要看看他的離家是否把她改變許多。她會變成怎樣呢？會不會還是那一副生氣的臉孔？他痛恨自己不是個好兒子，不會使母親快活過，可是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他看見弟弟保羅走進廚房來喝水了，當時他幾乎想張口叫喊這孩子的名字，心裡頭一切美好的感情，所有的愛都湧上來了，漸漸揉成他眼前這個孩子；但是他極力抑制自己，深深地吸一口氣，緊緊咬着嘴唇。在廚房裡，這孩子看來有點失神，迷茫，像是被囚禁起來似的。看着他的弟弟，他開始低聲地哭了起來，不斷喚着：耶穌！耶穌！耶穌！

他不想再見他的母親了。他會悲憤得直想要幹些瘋狂的事情，他靜靜地走回園子，沉重地爬過籬笆，跳到那條通道上。他充滿了悲傷地走開，當他走到相當遠的地方，不會讓他們聽到，他開始哭泣起來。

他多麼熱烈地愛着她們，然而憎恨她們生活的醜惡與單調。他覺得自己在飛快地離開家，離開他的家人；在幽黑清靜的夜裡，他悲慟地哭着，涕泣着，他沒能做什麼，沒有一件混帳事情他能夠做。



青蛙

與

蝦蟆

想起了蝦蟆，人們常常不約而同地聯想起「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故事。真的，一張寬大的嘴巴，兩顆凸出的眼睛，伴着一身乞丐（從狹）似的皮膚，再加上牠又是個啞子，自然界中比牠有着更醜陋外型的動物實在不多。

與牠同是屬於一類的近親青蛙，却有着光滑的皮膚和洪亮的叫聲。有時，我們真不能不懷疑造物者的不公。

對於蝦蟆的憎惡好像是從小就培養起來的一種觀念。在童話的世界中，青蛙尚會化身為真正的皇子而和美麗的公主結婚，然而不幸的蝦蟆，牠却永遠扮演着一個反角，積貪婪，頑惡於一身……也許原因之一就是牠那副尊容不為人們所喜愛吧。

青蛙在鄉間又叫着田雞，牠不但為饕餮者所喜愛——蛙腿，是一向在歐洲以飲食享有盛名的法國人的桌上珍品，而且，牠的叫聲也為詩人與音樂家所同聲讚美。蛙鳴、在久雨後的田野中是構成大自然交響樂中的一個特殊組曲。晚間，提燈捉田雞也是鄉居生活中的一個樂趣之一。

但是蝦蟆却是派不了用場的，除了捕捕昆蟲，直接地延續牠本身的壽命，間接地為農夫除害之外，唯一的用途就是做初級生物實驗室中的犧牲品。

牠們連接了生物進化中的橋樑，是水生動物與陸生動物過渡時期的產品。所以，凡是開始學

習生物解剖的，開始時都莫不以牠們為對象。

在生物中有着特殊地位的牠們，到頭來却不免淪落為與蝙蝠一樣的命運呢；魚族排擠牠們，雖然牠們能游；獸類也不歡迎牠們，雖然牠們也能跳。結果只好和兇殘的鱷魚連宗，被列入一門不屬於任何魚與獸但却又同時是魚與獸之間的兩棲類。

即使出水能跳，入水能游，但牠們却是最缺乏自衛本能的動物。兇暴如獅虎，牠們有爪和牙；馴順如綿羊尚有一雙角，但蝦蟆們却空無所有，又是一個天生的啞巴，受了委屈連個可以訴苦的機會都沒有。牠們僅有的本領便是鼓起肚皮，這只能嚇嚇較小的東西，人們一樣地能捉牠，蛇兒也一樣地能吞食牠，倒是惹起牠們的虛榮心，想與黃牛爭大而落得脹破肚皮悲慘的結果。

蝦蟆一直和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和所有住在鄉間的孩子一樣，我們得各自找些玩意兒來打發那悠長的童年。死的東西玩膩了，於是去拔蜻蜓的翅膀；我們用滾水燙過囚在籠中的老鼠，也會把螳螂、蜘蛛之類裝在火柴匣子裡用火來烤過。至於把蝦蟆打得腦漿迸裂的事也不知做了多少回。那是完全心安理得而沒有絲毫不安的。

冰心那種「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樣大小」的感覺，我就從來沒有過。因為性之所近，在中學時期就有不少蝦蟆在

我手下超生了。進了大學後，第一年之內，至少也殺過十來隻蝦蟆。動物學的解剖，研究的只是循和神經系統的形態，經過迷藥泡製過的蝦蟆，儘管下刀時牠們的心還在跳動，却都不會掙扎了，這也多少減低了一些「生物」的感覺。

第一次對於這種行為覺得反感是在一個證明「反射作用」的實驗時，穿着白色工作袍子的教授，在成百學生的面前，把一隻削去前肢的蝦蟆的後腿插進盛着濃硫酸的杯中，那隻可憐的東西，在不得善終的情形下，臨死之前，還抽搐一會，留長髯抽煙斗的教授笑了，這個實驗並沒有失敗。

「殘忍！」我聽到坐在近旁用手遮住眼睛的女同學說，我們日常所用的字彙中，有些字眼的定義有時是要加一番修正的呵！

升上了第二年，我以為從此可以和牠們告別了。誰知道，在生理學的實驗室中，我還得扮演一個更殘酷的劊子手。

爲了要保全神經和肌肉之間的連續，哥羅芬之類的迷藥在生理學上是不能用的。我們得一隻手捉住那隻可憐的小東西，另外隻手拿根長針，從它的兩眼之間刺進去。再左右擺動，攪碎牠的前腦……手術純熟的，半分鐘可以完畢；初學者往往要花上半個鐘頭，弄得滿手是血，那手中動物臨終之前的掙扎是一種可怖的感覺。過後，手指不論怎樣地洗滌，總是粘粘的，有着血腥的味道。

最使我不能忘却的是有一次，我一連殺了六隻蝦蟆，倘沒法把實驗做成功時，對着滿桌還在跳動的殘骸，我不禁深深地憐憫起牠們來了。雖知道報告不交上去，學年考試要受影響，但我再也沒有勇氣從籠中捉起一隻，然後一剪剪去半邊腦袋，再把牠夾住，通通電流，看着牠無言地掙扎。

征服一隻比我們更頑強的動物或是敵人，我們會感到勝利者的快樂；但殘殺無助而弱小的生命，即使是爲了一個堂堂正正的目標，我們也不能不感到有種淡淡的悲哀喲！

丁一



· 韋韻 ·

教了近一年的書，又是面臨年假的時刻了。今天從高級中學級長的手中接來一封信，拆開來看，原來是隔天他們舉行畢業茶會的請柬。

回到家來，又看見妹妹拿回來的高級中學畢業同學及師長的全體照，自己顯然也在照片的一角。看着，看着，我的視綫模糊了，眼前的照片中的人物似乎跳動着，彷彿倒變成了五年前自己在母校畢業時的合照……

去年，當我正帶了紛亂及惶恐的心情離開幸福的大學之門，要走向社會尋求一個安身之地時，很自然的，我立刻想起回到母校。

經過了四年的就讀，和生活及情緒的磨煉，我覺得我是完全變了，我的個子雖然沒有長高，然而在思想上，在情感上，我是轉變得太太多了。

四年的大學生活，令我無論在學識上，人性的瞭解，心靈的擴展以至思想的辨識審視，可說是有了一些微的進步，然而比起成就在我之上的無數先哲，我却又有滄海一粟自嘆弗如的感慨了。

在生活上，我為自己找到了信條和信仰，我相信生活的意義在於不斷的追求真理，不斷的開拓新的境界，也就是在於不斷的創造。生命是歷久恆新的長青樹，昨天的我去我——今日的我已甚遠矣。

然而在生命的創造途中，在生命的蛻變中，卻不是平坦的康莊大道，其中有歡樂，有眼淚，

有恨，有愛，有恐懼，有疑惑，有等待，也有探索的欲望……這一切的一切構成了我們人世人生活的內容。

沒有強烈的恨，我們不知道眷戀的可貴，失去了頹喪和失望，我們不知道何以稱善和光明，正如缺乏了惡，我們就不知道何以稱善一樣，如果我們說世上事事物物有相對性，我想，也僅有從相對性中，我們才見其絕對性。沒有廣博的背景，顯不出金字塔上輝煌的尖頂，如果沒有缺陷，我們也認識不出「完滿」的價值。

幾年的大學生活，對於我是磨煉，是無數的磨煉，我不願自詡一個大學生有多麼的了不起，然而我卻願意對一切等待向上的朋友，投以贊許的眼光，鼓勵他們爭取踏進大學的門檻，因為還有無數的考驗，尤其是思想上的考驗在等待着年青的朋友。我們的世界誠然有許多的競爭，然而推而及終仍然是思想及信仰的競爭，那一種思想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那一種思想就佔優勢，推而廣之，也就是那一種思想的波瀾影響及生活。

文化的影响力正如大浪的來臨般不是剎那間的事，然而等到他一來臨時，你卻是欲抗拒都來不及了，所謂智者或聰明人，就是一些能從一葉知秋，推而及遠的智者或先賢，這也就是思想磨煉的登峯造極之境了。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更上的境界，我想也不外如此了；然而這要從何處磨煉來呢？從大學生活中來。

就讀大學，不會給我們帶來甚麼直接的好處，但是我們相信，它給我們帶來了自尊及自信，令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輕易相信或失望，彷彿我們就是在末日到臨時，也能够具有悠然而逝的修養，這種精神的修養能力，推到最高峰，就是正義的浩然之氣了。

人號稱為萬物之靈，人而無靈，或靈而不現，其境可悲，其遇也可嘆矣。撥雲霧而見青天，拂開層層掩蔽的萬事萬物而見及真我，真正的瞭解自己才是最可貴和最具有價值的追求目的。

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茫茫的大海邊拾貝殼，有物質的，有文化的，有精神的，我們都要在無邊際的長沙灘上，印下我們的足跡，那怕是短暫的，風浪一吹來就無影無踪的，那怕是如此可笑，然而你終究應該留下痕跡，庶幾能够幫助一些尚無能力自尋路向尋找貝殼的人們，能從追蹤你們的足跡而向前尋求，這才真是「鴻飛那復計東西」呢！

我們不僅在尋找貝殼，我們也在尋求理想，我想尋找理想最大的喜悅，應該是在於當理想之光，突然閃現眼前，你正伸伸手接觸的一刹那，幸運的，你捕捉到了你理想的光芒，不幸的，你碰傷了，然而這都不要緊，理想終究是要實現的，只要理想不是空想或夢想。這也是羅曼羅蘭常遭遇的遭遇。他說過你或許屢次跌倒，或者你屢次失望，然而懷抱着信心，你終究有到達希望的一天，或許當最後一片的落葉飄零時，你的希望也實現了。

年輕時，看日子是很長的，看遭遇也是偶然的，然而等到一切過去後，你却會覺得所謂「偶然」竟是「必然」，而日子也是并不長的；很短、很短、那麼一眨眼就過去了。這種經驗，我想教書先生是體驗最深刻的。你天天在那裏教書，灌輸知識，教育你的學生，你年年送走學生，年年迎接新的學童，你還不知道他們終究要變成甚麼樣子，因為模型尚未鑄成呢！可是很快，只要三五年功夫，你就會看出他竟接受了你的影響了，他們說些你會說過的話，做些你年輕時代理想要做而你竟然做不到的事，彷彿他的靈魂裏也有

世上最快樂的人

(美) 艾伯特·梅茲作

呂靜譯

吉西實在激動的想要流淚了。他現在正坐在一間小屋裏等待着湯姆的到來，他很高興他那兩條在旅途上受了傷的腿會有個休息的機會；他安靜而又興奮地期待着那一刻，當湯姆會這麼對他說：「那當然，吉西，只要你一準備妥當，你就可以即刻開始工作了！」

兩個星期來他之所以能够催促着自己，從凱薩斯市，米斯蘇里到都爾沙，奧拉何馬，經過數夜的狂風暴雨和整星期的炙熱太陽的煎熬，沒有睡過一夜好覺和進過一頓像樣的餐，就是被這種憧憬着的光景所支撐着的。這時，湯姆已經進了辦公室了。他手中拿着一束紙，很迅速地走了進來。他淡淡地望了吉西一眼，真的是那麼淡淡的——但它足夠長久的。他已經認不出吉西了。他很快又轉過了身子……湯姆，布烈克特即是他的妻舅。

這是不是就是他的衣服呢？吉西曉得自己實在狼狽得怕人。他曾在花園裏的飲用噴泉那兒自我打扮一番，但這也只能招致一番壞透了的結果；在他一興奮時，他竟然在剃鬚時把自己割傷了，一個難看的傷痕就因而永留在他頰上。並且，任何一樣東西也無法把他衣服上被紅秋葵的粉末所弄到的污點清除掉，就是任憑他怎樣把兩手都拍到酸軟了……是不是單單爲了這個就使他改變得這麼厲害呢？

說真的，他們已經有五年沒見過面了；湯姆

看來就是老了五歲吧了。他仍舊還是湯姆。哎，難道他的脾氣已變得和從前不同了嗎？

湯姆打完了電話。他坐在那張能轉動自如的椅子上，向後靠了靠，用他那懷疑和不友善的細小、清晰的藍眼睛看着吉西。他是一個身體笨重，肚皮很大的四十五歲人。赤褐色頭髮，外表看來粗暴，臉上充滿了肥肉，容貌很特出和有魄力，鼻子像粒小球樣大，鼻尖上是紅紅的一塊。看去，他就像一個能幹，有毅力，小康的商人，過去，他就曾經是當地美國軍隊支部的指揮官。他漠不關心的打量了吉西，顯然是不想在他的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就是他嚼牙籤的樣子也似乎對吉西充滿着蔑視。

「嗯」湯姆，布烈克特突然開開了口，「你是要做什麼的？」

他的聲調是够禮貌的，吉西承認，他會期望着比這更粗魯的問話。他徐徐的向着把這小屋劃分爲兩半的櫃臺移動。並把一隻手緊張地插入他那堆亂髮中。

「我想，你大概認不出我了吧，湯姆？」他支支吾吾的問道，「我是吉西·福爾頓。」

「哦？」布烈克特，就是這樣應着吧了。

「是的，我就是，伊娜託我向你們候。」

布烈克特站起身，並向櫃臺這邊走來，兩人面對着面。他懷疑地打量着福爾頓，想法子尋找出他所記得的妹夫的樣子是否和眼前所看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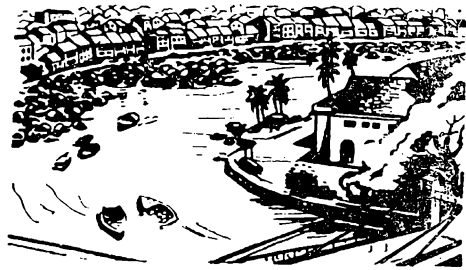
你的靈魂的影子，這影子是美是醜，直接或間接反應了你自己靈魂的美或醜，看了你的桃李的表現，你或許笑顏逐開，那是你的成功，或許你汗顏，那不也直接告訴了你的失敗？

很快、很快、三五年那麼一轉，新的一代又形成了，像接力隊一樣，新的一代開始要擔負起他們新的崗位和繼承你的責任了，你感覺害怕麼？然而你自己竟也會被時代推向前面，接受新的任務和職責了，假若你不曾這樣，那或許你果不其然老朽的。當你接受新的任務時，你是否「老當益壯」或「黃花猶有晚節香」？或者是心不從願竟成了歧途上的冤魂，其間差別只是如履薄冰一般差僅及一板之隔。

回憶有時是一種習慣，尤其當你看見自己的影子追蹤着來時，你是會受感動而有所感慨的。回首前程，無限依依，展望將來，又有無限歡欣。送走夕陽，我們又要渡過漫長的黑夜而等待黎明旭陽的高升。

黑夜縱然漫漫，人生更何時待旦？

看着年青的學生：我想起了自己，想起了「我」！
稿于一九六三年底



模一樣。這個人是長得相當高大，大約有三十歲。這剛好是恰恰相同！他有一個好看的容貌和一個筆直瘦長的身體，這也是不錯的。但是他的臉倒是太消瘦，在他那太寬裕了的衣服下，他的身材顯得更瘦小了，這使他無法肯定。過去，他的妹夫是個壯健，體格碩大，肌肉結實，膂力過人的年青小伙子。現在，他就彷彿是在覽看一張褪了色和技術拙劣的照片，他努力想要去認識照片中的人：相似處是存在的，但是不同之處却又是那麼的令人可怕。他搜索着他的那對眼睛，它們至少是呈現着肯定性的親密，它們是灰色的，有點害羞，但又是相當和藹可親。他的確是有點像富爾頓。

吉西靜靜地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但心裏頭却像是熱鍋上的螞蟻般的焦急。布烈克特就好像是在檢查一匹衰老的馬一樣；在他的眼中流露出憐憫之光來。這使得吉西怒火中燒。他知道，他本身並沒有達到這樣的地步呀。

「是的，我相信是你，」布烈克特終於說話了，「但你的確是已經變了很多了。」

「的確，已經五年了，是不是？」吉西憤憤的說，「何況，你又只見過我一兩次而已。」他然後咬緊了嘴唇，心中交織着激動與羞恥，默默地對着自己說：如果我變了又怎樣？每個人不也是這樣嗎？我又不是死人。

「從前你是相當壯健的。」布烈克特輕聲地繼續說，他的口吻仍是充滿着懷疑與驚奇，「你瘦了吧？我想。」

吉西仍舊是不發一言。他是多麼渴望布烈克特不要這麼樣的敵視他。他好不容易才克制着自己的怒氣，使它不爆發出來，這樣的沉默才一段頗長的時間，使人感到痛苦，布烈克特這才稍微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吉西，對不起，」他向他道了歉，突然，他把櫃臺推開，「進來吧，找個位子坐。哎呀，孩子——」他緊緊的抓住吉西的手並搖動它——「我是多麼高興能看到你，別胡思亂想了吧！你就是看來很消瘦。」

「沒甚麼，」吉西喃喃而語。他坐了下來，把手又插入他的曲而亂的頭髮中。

「幹嗎你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踏到了一塊石頭，它把我的鞋子穿了一個洞。」吉西把雙腳從椅子上縮了回來。他為他的鞋子而感到羞恥。它們是從失業救濟所來的。兩週的奔波，已經快要結束它們的壽命了。整個早上，他曾用一種近乎於有趣而又愚蠢的莊嚴口吻，對着任何東西，甚至是一套衣服面前發誓：要為自己買雙簇新而又耐用的鞋子。

布烈克特把眼光從吉西的雙腳移開，他深知什麼事情正在使吉西煩惱，這使他的心中充滿了同情。整個事件實在太使人驚訝了。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窮途潦倒。他的妹妹在每個星期都有寫信給他，但並沒告訴過他他們是這般的窮困過。

「好，現在聽着，」布烈克特開始說到，「告訴我你們的近況。伊娜怎樣了？」

「噢，她很好，」吉西茫然地答道。他有一股柔輭、悅耳，和相當羞澀的聲調，這聲調隨着他的溫柔的，灰色的眼睛流露出來。他正在困惑着匣子應從那裏打開。

「孩子們呢？」

「噢，他們也好，……你是知道的，」吉西接着說。他開始專心起來了，「最小的要用帶子繫住，他就沒法子四處跑動，這你是知道的。但他很聰明，他能畫圖和做一些事情，你是知道的。」

「嗯，」布烈克特說道。「這很好。」他躊躇了一會兒，他們又沉默了片刻。吉西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現在時間已經到了，他反而感到有點進退維谷。布烈克特向前靠了靠，並把一隻手放在吉西的膝上，「伊娜並沒有告訴過我你的近況是這麼糟，吉西。或許我還能幫幫忙。」

「唷，」吉西輕聲地回答道，「你不是也有你自己的難題嗎？」

「是的。」布烈克特向椅後躺了回去，他的淡紅色的臉立刻變成悲慘和極端的黯淡痛苦，「你知道我失去了我的五金店鋪了？」

們。」

「我忘了，」布烈克特說，「我自己也是意想不到的。這並不是這間店的價值很貴，」他痛苦地接着說，「它一連倒閉了三年。我想我要它是因為它到底是我的。」他無意義的笑了笑，並沒有感到絲毫的愉快。「好吧！告訴我有關你的事。」他問道，「你的工作到底出了什麼事啦？」

吉西憤怒而又斷斷續續的說道：「等等，湯姆，我心裏有些事情。」

「是不是你和伊娜的事？」布烈克特憂慮地打斷他的說。

「爲什麼，不！」吉西向椅後靠了靠。「你幹嗎會去到這些呢？爲什麼伊娜和我！」他停了停，並笑了一笑，「幹嗎，湯姆，我只是惦記着伊娜。幹嗎她是那麼的不可思議的。她簡直就是我的生命，湯姆。」

「對不起，忘了這些吧。」布烈克特煩亂地笑了笑，轉過了身。青年人那股毫不裝飾的對愛的熱情，使他感到煩亂；這使他強烈地希望他對他們能有所幫助。他們倆是理應受到這樣的幫助的。伊娜就像這個孩子一樣也是這樣羞人答答和溫柔的。

「湯姆，請聽我說吧，」吉西說，「我是有要事才來找你的。」他把他手又插進了他的亂髮中，「我要你幫幫忙。」

「哦，孩子，」布烈克特嘆了口氣，他早就料到這麼一件事，「我沒法子幫忙你太多，我一個星期才能賺到四十五元，並且我已是他媽的高興了。」

「這個，我曉得，」吉西激動地強調着說。他再度感到早上時佔有的那種衝動和有趣的激動情緒又再出現了，「我知道你沒有法子以金錢來幫助我，但是我們碰到一個爲你工作的人，他就住在我們那個城裡，他說你可以供給我一個職業呀！」

「誰說的？」

「哎，幹嗎你不告訴我呢？」吉西冒起火來，帶着責備地說，「當我一聽到這消息，就即刻動

身。兩個星期來，我就像瘋了般的向這兒走來。」布烈克特大聲嘆着氣，「你從凱薩斯市走了兩個星期就以爲我會給你一個工作嗎？」

「那當然，湯姆，不然我還能做什麼事呢？」

「天呀，這兒那有什麼工作，吉西！現在是不景氣的時候，何況你又不懂得我們幹油業這一行的。它是非常特別的。在這兒軍隊中的朋友，現在也無法幫我做任何事。你是否以爲，只要這裏一有機會，我就會即刻叫你來頂替嗎？」

吉西怔了一怔。兩個星期來的希望就好像成了一粒痛苦的球，在他肚裏滾動。接着，他發狂似地嚷了起來，「但是你聽呀，這個人說你能够僱用工人，他告訴我，他爲你駕卡車，他說你常常需要工人。」

「哦……你是說我的部門？」布烈克特用低沉的聲音說道。

「是的，湯姆，就是你的部門！」

「哦，不，你不會在我的部門工作的。」布烈克特用同樣低沉的聲調說道。

「是的，我要。」吉西堅持着，「他已經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湯姆，你是一個負責遺送者，是不是？你把那些富有爆炸性的卡車送出去？」

「是那一位告訴你的，吉西？」

「艾弗烈特，艾弗烈特，我想。」

「艾伯特？身材像我這樣大小？」布烈克特很慢地問道。

「是的，艾伯特。他不是偽造的人吧，是嗎？」

布烈克特笑了笑。這是他第二次沒有愉快的奇怪的笑。「不，他不是一個偽造的人。」然後，他換了換聲調說：「吉西，在你還沒有奔波到這兒來之前，你應先問問我呀。」

「噢，我不想這麼做，」吉西天真的解釋道，「我知道你一定會說沒有，他告訴我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湯姆。但我並不介意。」

布烈克特緊絞着他的手指，他的充滿橫肉而又堅實的臉，是越來越堅硬了，「我只能夠說沒有，吉西。」

吉西哭了起來。他從來沒想到過布烈克特會

不答應。對他來說，到達都爾沙似乎是他唯一必須面對的難題。噢，不。他懇求道：「你不能這樣做，這裏真的連一個工作也沒有嗎？湯姆？」

「這裏當然有工作。如果你要的話，甚至艾伯特的工作都可以給你。」

「他已死了！」

「他被辭了！」

「噢！」

「在他工作的時候，吉西。昨晚，假使你要知道的話。」

「噢——：然後，「我不管！」

「現在你聽我說，」布烈克特說：「我要告訴你幾件事，它們是你未動身前就應問得一清二楚的。你所載的並不是炸藥。他們在鑽油時並不採用像炸藥這樣安全的東西。他們希望他們能這樣做，但是他們沒法子辦到。那是硝酸甘油！」

「但是，我曉得，」吉西肯定的告訴他，「他有勸告過我，湯姆。你不必以爲我是被蒙在鼓裏。」

「停一停，」布烈克特很生氣地命令道：「聽着，你只要看看這東西吧！看到沒有？你只要大力一咳，它就會爆炸起來！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把它運送的？把它裝在一個小罐上，它的樣子就像這樣，看，不像風扇模樣？這是要給每個間隔留下空隙，因爲每個間隔需要用樹膠繫住。這是你能想出搬動它的唯一方法。」

「聽我說吧，湯姆！」

「現在等一等，吉西。看在上帝份上，請你仔細的想一想它。我知道你一心一意只想得到一個工作，但是你應該明白，這些東西只能用特別的卡車運送——在晚上，它們必須沿着一條固定的路！它們不能穿過任何一個城市！它們停車的地方，必須要在一個特別的車房。你知道這些限制的含意嗎？難道這些還不够告訴你它們的危險性嗎？」

「我要小心的駕，」吉西說道：「我知道如何操縱一輛卡車，我要慢慢的駕。」

布烈克特痛苦地說道：「你以爲艾伯特沒有

小心的駕或者不懂得如何操縱一輛卡車嗎？」

「湯姆，」吉西認真地說：「你不能嚇倒我的，我的心中只記掛着一件東西：艾伯特說他駕一哩路能够賺一塊錢。在一個月裡，他只不過做了半個月的工，而却能賺到五六百塊錢，這是他說的。我是否能得到同樣的價錢呢？」

「那當然，你是會得到同樣的報酬的，」布烈克特很殘酷地告訴他，「一哩路一塊錢，那是最簡單不過的。但是你幹嗎不想想，爲什麼公司要付出這麼龐大的費用？直到你的車輾過了一粒被你的車燈所發現不到的石頭，就像艾伯特那樣——那一哩路一塊錢是最簡單不過的。或者是突然來個爆炸，或者是你的眼中有些東西，車輛一抖動，你趕緊就煞了卡車！或是一些其他的，無人知道的他媽的事！我們沒法去問艾伯特到底出了什麼亂子。也沒有遺留下的卡車能够出示任何的蛛絲馬跡。沒有屍體，一切都沒有！或許在隔天，有些人會在麥田裏找到一塊彎曲了的鐵片。但是，我們就永遠沒法子找尋到司機。就是連他的指甲也找不到。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他沒有按時抵達目的地。然後，我們等着警察來召喚我們。你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麼事嗎？橋上出了些毛病。或許是艾伯特太緊張了些。或許是因爲他用故障去清除旁邊的一些東西。只是橋沒有了。卡車也不見了。艾伯特也無影無踪了。你現在明白了嗎？這就是你從你的他媽的一哩路一塊錢的代價所得到的！」

他們沉默了片刻，吉西坐着並搖晃着他瘦長的手。他張大了口，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然後，他閉起了眼睛輕輕地說道：「我並不介意你所告訴我的，湯姆。現在，你應該好好的對待我，給我那個工作。」

布烈克特用掌心向桌上大力一拍，「不！」

「聽着，湯姆，」吉西輕輕地說道：「你明白，」他睜開了眼。它們是充滿了熱淚，這使得布烈克特不得不轉過頭去。「你只要看看我吧，湯姆，這難道還不够告訴你嗎？當你初看到我時，你心中是在想着些什麼？你一定在想：幹嗎這叫化子不趕快走開，別再囑蘇乞求？你是不是

這樣想，湯姆？湯姆，我就只是不能夠再這樣的生活下去了。我應該能在大街小巷上昂首闊步的走。」

「你真是瘋了，」布烈克特喃喃而語：「每年五個司機裏至少有一個會遭遇到不幸，這是平均數。可是那裏值得呢？」

「這是現在我的生命值得什麼呢？我們在家裏挨着餓，湯姆，他們現在還沒有把我們放回救濟者的名單上。」

「那你應該早告訴我，」布烈克特粗聲粗氣地嘆道，「這是你自己他媽的錯誤，當一個人的家人在挨餓時，他是沒有權力有虛妄的自尊心的。我會設法借錢給你們，並且打個電報告訴伊娜。那麼，你就回家去，靠救濟金過活。」

「那以後又怎麼辦？」

「那以後就等，該死的東西！你並不是一個老人。你沒有權力把你自己寶貴的生命糟蹋掉。過些時候，你將會得到一個工作。」

「不！」吉西跳了起來，「不。從前我未嘗不是這樣相信過，但現在我這不是沒有工作？」他激動地哭着，「我要一個工作的心情並不遜過你要回你的五金店。我已失去我的工作技術了，湯姆。排字鑄版是一種技巧的工作。現在，我已經是大遲鈍了。我依靠救濟金過活已經有六年了。從前，我有過的工作只是挖土與攪泥。當我在春天得到那個工作時，我還自以為是頭等的人了。但我並不是。現在他們已經有了新的機器了。當不景氣一來時，他們就把我開除了出來。」

「那又怎樣？」布烈克特生氣地說，「其他工作還有嗎？」

「我怎麼知道？」吉西回答道，「六年來，我找不到一個。現在，我甚至會害怕得到一個工作。要我多等待幾個星期來依靠救濟金過活是難如登天的。」

「噲，你必須要有勇氣，」布烈克特喊道，「你應該要時時充滿希望。」

「我已經具備了你所要的勇氣，」吉西激動的打斷了他的話，「但是不，我已經是絕望了。六年來的等待已使我的希望蕩然無存了。你是我

唯一能得到的希望。」

「你真瘋了，」布烈克特喃喃而語，「我沒法子這麼做。看在上帝面上，為你的伊娜想一想吧。」

「你難道不知道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念着她嗎？」吉西輕聲地問道。他拉動布烈克特的袖子。

「就是她才促使我決定這樣做的，湯姆。」他的聲調越來越微弱起來，越來越變成痛苦似的呻吟，「艾伯特在我家的那一個晚上，我穿着伊娜就好像是初次看見她的一樣。她不再是那麼漂亮了，湯姆！」布烈克特急急的把頭轉了開去。吉西也跟着他轉頭過去。他深深吸了一口在嗚咽着的氣。「這難道不夠告訴你嗎，湯姆？伊娜就像是一個小娃娃或是些什麼東西，這你是明白的，我們在街上走時，必然會有人轉過頭來看着她。她現在還不滿二十九歲，湯姆，可是她已經是不漂亮了。」

布烈克特坐了下來，無力的聳聳肩。他緊握着雙手，並向前靠了靠，眼光注射着地下。

吉西站在他的身旁，他的瘦長的臉是那樣的激動，他的伸辯和那謙讓的表情似乎令人感到不愉快，「對於伊娜，我所做的是最正確不過的。湯姆。伊娜應得到更好的照顧。這是我一生以來能為她做些事情的唯一機會了。我一向就是個失敗者。」

「別講廢話了，」布烈克特並不氣憤的指責他，「你不是個失敗者，你和我同病相憐的。千千萬萬人的遭遇也是一樣如此的。這只不過是不景氣，或是商業的收縮，或是新的他媽的特殊經濟政策，或……」他咒罵着而終至默默無言。

「噢，不，」吉西用一種悲傷而又知情達理的聲調，糾正他的話：「這些原因或許可以寬恕其他的人。但是它們不能寬恕我。一切都仰賴我，看我要不要更好的幹吧了。這是我自己的錯！」

「哎呀，這並不是你的過錯呀！」布烈克特說道。

吉西的臉上呈現出一種不健康的斑紅色。那斑點似乎是越來越大。「好，我不管，」他熱狂地

喊道，「我不管！你應該給我工作！我必須要擡起我的頭來。我已經渡過一段水深火熱的生活，我沒法子再渡過另一個了。你要我整天呆看着我那個小兒子的雙腳，默默地對自己說：如果我有個工作，他將不會變成這樣？每次當他走路時，他總是這樣對我說：『軟骨症使我的骨頭軟弱異常，這都是你沒有好好的養育我。』吉西哭着說：『湯姆，你難道要我坐在家裏，多等另六年頭，看他這個樣子不成？』」

布烈克特暴跳了起來，「這樣做，又怎麼樣？」他大聲喊道，「你說：你處處都在為你的伊娜着想，當你被炸死時，她又怎麼會喜歡呢？」

「或者我不會，」吉西伸辯着說，「有時候我會有一些運氣的。」

「這就是他們每個人所想的，」布烈克特譏諷地回答，「當你一接受這個工作，你的生命就是一個問號。可以肯定的是：你遲早都會被炸死的。」

「那也好，」吉西也喊了起來，「那我做！在工作期間我會得到一些報酬，是嗎？我可以買雙鞋子。看住我吧！我可以買套衣服，它不必用上『救濟』的字眼。我可以抽煙。我可以買些糖果給孩子們。我自己也可吃些是的，的確，我想要吃些糖果。每天，我要喝一杯啤酒。我要伊娜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我要她一個星期吃三次肉，或者四次，我要帶全家的人去看電影。」

布烈克特坐了下來。「噢，別再說了，」他軟弱無力地說道。

「不，」吉西輕聲地對他說，激動地。「我不能停止我說話。聽住，湯姆，」他辯護道，「我已經全盤計算出來了。在每個月六百塊錢的薪水裏，你看我能儲蓄多少？假使我只能夠活三個月，看我能儲蓄多少——一千塊錢——不止此數！或許我還能活得更久些。或者是一兩年。那時，我將可以讓伊娜一生安定下來！」

「這是你說的，」布烈克特插了進來：「我想你一定會以為當你做這個工作時，她心中會快樂異常？」

「我已經心中有數了，」吉西興奮地答道：

編餘敘筆

本刊自從在各大報章公佈徵稿的消息後，承蒙諸位文友見愛，紛紛惠賜佳作，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但是因為限於篇幅，致使許多作品不能不忍痛割愛，這又是我們極大的苦衷。

我們一共收集了小說、散文和詩歌等二十餘篇，都是相當有分量的作品。小說方面：「雨季」和「日暮途窮」同樣刻劃了一個孤苦的靈魂在生活的海洋中掙扎而失望的悲劇；「情面」則反映了一般小商人捉襟見肘的窘狀；「回家」和「世上最快樂的人」二篇是美國當代著名作家威廉·沙洛雁與艾伯特·梅茲的作品，梅茲不僅是傑出的劇作家，他也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多是描寫美國人們的現實生活，他善於分析和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善於把握人物的特徵，極能吸引與感動讀者，他的「世上最快樂的人」會獲得歐·亨利獎金，是他的代表作。散文方面：「父親」、「花朵集」和「我」等都是感情真切，抒懷入微之作，值得一讀。詩歌方面：「青春的音訊」不但是首優美的抒情詩，也是一個現實的動人故事；此外「春曲」、「路邊馬」和「我的歌」等也是上乘之作，讀者可以自己去欣賞。

我們唯一感覺遺憾的是缺少了一些文藝理論以及隨筆雜文之作，希望下一期可以糾正這個缺點；這有待於諸文友多多惠賜有關這方面的稿件，以期本刊更臻完善。

經費方面，承蒙諸商翁惠登廣告，給予不少資助，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謹此表達我們的謝意。

最後，歡迎大家批評與指教。

「她並不曉得，看到了沒有？我會告訴她，我只不過賺四十塊錢而已。其餘的你可為她存在銀行的戶口，湯姆。」

「噢，閉嘴，」布烈克特說道：「你想你會得到快樂嗎？每一分鐘，不管你是走着或睡着，你將會想到隔天就會是你的死期，最糟糕的日子是你沒有駕車，休息的時候。他們需要隔一天就給你一天假期，使你的神經能恢復正常。那時，你將會在屋子裏，憂傷憔悴。這就是你所謂的快樂。」

吉西笑道：「我會感到快樂的。不要為我操心，我會是那麼的高興，我將會引吭高歌。噯，湯姆，七年來我將第一次感到驕傲！」

「噢，閉嘴。」布烈克特說道。這小屋子裏立刻寂靜下來。過了一會兒，吉西耳語似的說道：「你應該要，湯姆，你應該要，你應該要。」

大家又沉默了片刻。布烈克特把雙手舉到頭上，用手掌緊握住太陽穴。

「湯姆，湯姆——」吉西說道。布烈克特歎了口氣。「真該死，」他終於說：「好吧，我就收你進來吧，可憐的傢伙。」他的音是那麼的低沉，沙啞，和無限的疲乏，「如果你已準備好要在今晚開車，你今晚就可以開始了。」

吉西沒有回答，他沒法子回答。布烈克特擡頭望着他，只見吉西的臉上已充滿了滾滾的淚珠。他嗚咽着並想要說話，但他只能夠發出一種可笑的呢喃的聲音。

「我會打電報給伊娜，」布烈克特用同樣的沙啞，微弱的聲調說着，我將告訴她，你已找到一個工作，而且再過一兩天，你會寄些生活費給她——假使你能活過這個禮拜的話，你這笨蛋！」

吉西只是默默地地點點頭。他感覺到他的心似乎快要爆炸；他用兩隻手緊緊的壓住它，好像要把它緊鎖在胸膛似的。

「六點的時候回來，」布烈克特說道，「這兒有點錢，拿去好好吃一頓吧。」

「謝謝，」吉西小聲的說道。一等一下，「艾烈克特說道：「這是我地址。」他在小紙上寫着：「隨便坐一輛到那裡去的車，問售票員在哪个地方下。沖個涼和睡些時候。」

「謝謝，」吉西說，「謝謝，湯姆。」

「噢，出去吧，」布烈克特說。

「湯姆。」

「什麼？」

「我只是——」吉西停住了。布烈克特看到他的臉，他的眼睛仍然是充滿着一閃一閃發光的熱淚，但是瘦長的白臉閃耀着一種可怕的光彩。布烈克特轉過了頭，「我非常忙，」他說道。

吉西於是走了出去，濕了的眼膜使他看不到東西，但是整個世界就好像是變成了金黃色一樣。他一拐一拐的慢慢走着，熱血直往他的太陽穴衝。他心中有一股澎湃洶湧不能傳達出來的快樂。他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他低聲地對自己說：「我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人。」

布烈克特一直望到吉西消失在小巷的盡頭，才把身體俯了下去，雙手把頭抱住。他的心痛苦地跳着，像個老邁和不中用的東西。他聽着心在跳動的聲音，雙手緊抱住頭，絕望似的靜坐着。

文藝季風 第1期

1964年4月10日出版

出版者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
編輯者 文藝季風編輯部
總經理 遠東文化有限公司
19-20, Amoy St. Singapore.
承印者 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897, North Bridge Rd.
Singapore.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No. 0673

定價 每本叻幣3角

大眾書局

星加坡小坡大馬路三五九號

門市二樓 ⊙ 全部冷氣

◀ 經售 ▶

學校課本 圖書 雜誌 文具用品

POPULAR BOOK CO.,

No. 35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4695

大東方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紅包壽單內有

保證之每年分派
現款，每千元保
額分派十元。

倘投保人在投保期中
不幸逝世其受益人將
領取全部保額之現金
。在期滿時領取全部
保額之現金。

倘繳微額之額外
保費，則本公司
可包括供付每星
期四十五元之留
居醫院費用

倘繳微額之額外
保費，則由於意
外發生而獲雙倍
賠償之雙倍意外
賠償權益。



SHARIKAT TANGGONGAN NYAWA BERHAD

THE GREAT EASTER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

12-16 Cecil Street, Singapore 1.

SIN CHEW JIT POH

星洲日報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DAILY
IN MALAYSIA

128,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1.

PHONE: 73171 (5 Lines)

學 生 書 店

星洲小坡啓信街廿二至廿三號
(即奧迪安戲院左側)

You are Welcome to

THE STUDENT BOOK STORE

No. 22—23, Cashin Street, Singapore, 7.

(Side Street of Odeon Theatre)

Tel: (電話) 25251, P. O. Box: (信箱) 1251

- | | | | | | | | | |
|------|------|------|------|------|------|------|------|------|
| 中西文具 | 運動用品 | 中英巫文 | 各種課本 | 應用圖書 | 文藝新書 | 學校用品 | 雜誌畫報 | 兒童讀物 |
|------|------|------|------|------|------|------|------|------|

時 間 等 於 金 錢

請 用

蝴蝶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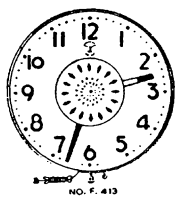
菊 花 電 鐘

普
遍
經
售

各
大
商
行

省
電
耐
用

十
分
準
確



如
花
閃
動

新
奇
秒
針

人
見
人
愛

七
彩
鐘
面

總 發 行

立 興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NAM AH OPTICAL CO.

(OPTOMETRIST & OPTICIAN)

471,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Tel: 24649

opp. to Oversea Chinese Banking Corpn. Ltd.

1964 TV SPECTACLES.



南 亞 眼 鏡 公 司

新 加 坡 小 坡 大 馬 路 4 7 1 號

(華 僑 銀 行 對 面)

驗 眼 配 鏡 · 一 律 九 折 · 光 度 準 確

後 港 大 路 影 室

新 型 冷 氣 設 備

後 港 三 個 半 石 盒 巴 實 籠 崗 律 四 十 八 號

Broadway Studio
Upper Serangoon

AIR-CONDITIONED

48, Upper Serangoon Road, 3½ Miles,
SINGAPORE. TEL: 87750

LEE WAH BANK LTD.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in 1920)

18, SOUTH CANAL ROAD,

SINGAPORE.

(with Operation Centre in Bukit Timah Campus)

B R A N C H E S :

KUALA LUMPUR, PETALING JAYA, KLANG, BENTONG,

RAUB, PENANG, SEREMBAN.

WE SERVE THE UNIVERSITY

WE CORDIALLY WELCOME YOU TO

OPEN ACCOUNTS IN OUR

OPERATION CENTRE IN THE UNIVERSITY

(Next to University Estate Office)

FERNLEAF MILK

3 in 1 Value

Rich in Vitamins

High Food Value

Thirst Quenching



Can be stored
for months
without
refrigeration!